

趙煥亭著

英雄走國記續編



上海益新書社發行

逸民俠隱
英雄走國記續編 第三集冊目錄 玉田趙煥亭著

第一回

烏格福趨程鳳子塔

祺老僕鬩酒白沙嶺

第二回

施妙計橡林劫囚車

訪故人客途逢壯士

第三回

雷祖廟憩臥聞警耗

祁公子北上說遊踪

第四回

傷國難大俠走風塵

逗閒情店婆撩雲雨

第五回

集賢鎮公子滯行程

藍靛窪尹叟談軼事

第六回

學藝術欣逢一點紅

巧姻緣戚試連珠彈

第七回

覘劍氣辭師歸故里

復兇仇避捕入紅幫

第八回

惑中元傷心祭野

逢隱士起病沉疴

第九回

深心有託略訪江湖情

客邸無聊小作葉子戲

第十回

南陽府公子望綠山

蘆花港傅婆款行客

第十一回

驅狼子拳打飛天蛇

沽美酒憩足十里居

第十二回 十里居略聞紅帮迹

深溪虎引出打稻歌

第十三回 黷醉客羣來打稻婦

搏大蟲夜走響楓岡

第十四回 王獵戶迎虎延賓

田金標攪酒闖座

第十五回 茅家鋪金標奪死虎

緱山口帮衆掛人頭

第十六回 望雙峯遊人覘氣象

說古劍浣婦述遺聞

第十七回 觀古劍一場笑話

置交筋引起風波

第十八回 李雲鵬捉客東峯道

郝公子驚心輔善堂

第十九回 辨朱旗良朋聚首

遺鋼鏢兇衲尋仇

第二十回 老英雄畢命金風指

小俠女大戰穿花蝶

第二十一回 劉毓崑巧救姜佩瑗

太虛觀忽逢南海客

第二十二回 識英雄一客聽琴

誅劫盜海濱亡命

第二十三回 溪源谷英雄事畜牧

東峯寨父老議修闢

第二十四回 訪英豪二客遊南

遇孽緣一備窺秘

第二十五回 洪金城率帮據西寨

畢先生賈怨起堪輿

逸民俠隱 英雄走國記續編 第三集上册

玉田趙煥亭著

第一回 烏格福趨程鳳子峪

祺老僕鬩酒白沙嶺

且說祺壽本是個拙性老兒。因不服氣烏格福之故。特討此差。本想在路上嘔嘔烏格福。煞煞悶氣。不想白搭了許多辛苦。烏格福只是我行我法。他那股火頭兒。本已不小。今聽衆兵一席話。不由大叫道。你們只管歇息。一天就是。我說了。就算着。正在亂嚷。恰好烏格福一步蹚入。問知緣故。登時大怒。不但將衆兵喝叱一頓。並向祺壽道。你是個協辦的差使。如何擅自攪亂俺的指揮。明日前途。都是些荒僻險地。正要疾趨而過。如何因過節。耽擱得。不要說白沙嶺那片橡林。素爲歹人出沒之區。便是鳳子峪那道長溝。也要一氣穿過。明日大家。正須加倍仔細。鼓氣上道。你如何由他們性兒胡鬧起來。一席話。聽得祺壽。只好乾咭老眼。衆兵料是歇息過節。沒指望。便一個個咳聲歎氣。索性的去困悶覺。以爲起行時。還如往日。那知五更方敲過。却被烏格福吆喝起來。將個祺壽。詫異得沒入腳處。因向烏格福道。烏哥兒。你真會擺佈人。

頑晚行也是你。早行也是你。你究竟是葫蘆內賣的甚藥呢。烏格福也不理他。即便催促大家。匆匆上道。行過一程。方纔漸露曙色。那初出的日色。已紅得鮮血一般。曉風拂面。業已熱闐闐的。大家曉得又要酷熱。便趁早涼。脚下加緊。準備着早些尖站。以避午熱。一路所經。果然的越走越荒僻。須臾轉入山徑。彌望價都是長林豐草。高下坡坳。那極窄之處。僅能容車。這時烏格福精神抖擻。一面策騾。跟定車兒。一面高瞻遠矚。四下留神。偶過長林深壑。必先去騁望一回。然後回轡催進。瞧得個祺壽。只顧冷笑。不多時。蘆過四十餘里。那當頭赤日。好不火熱。衆兵走得汗流被面。口乾氣促。足下是熱沙炙趾。偏那騾車兒踐行沙路。一步三搖。便如老牛車一般。衆兵夾車隨護。又不得快走。挨過一程。大家正要覓地暫息。只見烏格福用鞭稍一指道。前面便是鳳子峪。那道長溝。大家須要一氣穿過。不得有悞。衆兵隨他鞭勢望時。果見迎面不遠。陡起兩座高崖。勢如石門。中通一道墨黓黓的深溝。大家纔到溝前。業已有一股熱風。挾着塵沙。從溝內撲出。及至大家擁車。蘆入那溝。却越走越低。但見兩旁高壁。中通一徑。高壁上草樹糾結。雖稍遮毒日。却不透風。大家至此。勢如處覆盂之

下。端的是又闕又熱。行未數十步。早已大汗如澆。偏那烏格福。揚鞭抖轡。連連叱進。衆兵脚下稍爲逡巡。那馬鞭早已打將來。於是衆兵喊一聲。擁定騾車。一氣兒趲出長溝。顛得個祺壽在車上。正覺天旋地轉。眼中發火。只聽衆兵又是一陣喊。祺壽忙跳下車。瞧時。只見衆兵都蹲向道旁樹陰下。只顧揮汗。那烏格福。却從騾兒上。向他們揮鞭亂打。喝令快走。這時日色。已將近午。端的是一柄火傘一般。罩向當空。衆兵都面赤筋脹。那臭汗只顧順脊溝流下。透却單衣。一任那烏格福鞭打。只是不動。却都指着道左不遠一處山村。向自己道。祺爺。快救命吧。俺們從五更跑到這時。連口水都沒呷得。如今正該向山村落店午尖。烏爺偏又不許。難道俺們這踰出差。是來賣命麼。烏格福喝道。你們還要胡說。這是甚等所在。可是耽擱的。前面就是白沙嶺。好個艦艙所在。總須過得嶺。才好午尖哩。說着。鞭勢一起。却被祺壽架住。臆膊。冷笑道。烏哥兒。你也聽我兩句。怎的你們小人兒。得個狗屁不值的小差使。便扎煞（卽逞性之意）的山搖地動。你若有我當年的那等功勞。還不把天都翻轉麼。我說話。便是當放屁。你也須體諒衆弟兄們。騎驢不知趕脚的苦。咱兩個。坐車的坐車。騎騾

的騎驢。自然是饒上一程。通不爾乎。須知人家都是兩脚打地哩。白沙嶺。便怎樣。難道準是虎穴龍潭麼。你只顧自己賣見識。逞偏性。却拿人當驢子使。那驢子使到筋節上。還須卸套。喂把草料。難道人家要落店午尖。是不該的。今天大節下。你不許人家歇息過節。已然不近情理。如今該午尖。又不許人家落店。不是我老頭子說個掂斤播兩的話。像你這一路上。吹鬍子瞪眼。不知人甘苦的行爲。若非我與你從中調和。這班弟兄們都被你使翻了。也說不定。如今咱閒話揭過。且去落店吧。說着。氣吼吼的一抹額汗。方要跳上那車。不隄防烏格福。儘力子向那趕車的背上一鞭。驛兒猛驚。兩輛車如飛便跑。衆兵究竟恐要犯有失。也便都跳起。跟了烏格福。撒脚便趕。這裏祺壽落在後面。無車可坐。只急得山嚷怪叫。却也沒人理他。當時衆兵。趁着一股急勁。跟了烏格福。一氣兒。趕過七八里。反倒大汗都收。不覺疲倦。正在走發之間。只見前面驛車。猛的被一處危坡阻路。格瞪聲跼住。大家跑向前。瞧那所在。不由脚下趑趄。只見危坡盡處。便接一條穹窿高嶺。那嶺既高且遠。仰望去。勢如蛇盤。四外價峯巒合沓。草樹連天。端的好個氣勢。熱風吹過。隱聞嶺上。午鷄啼聲。大概是石山

村人家。當時衆兵料這所在。便是甚麼白沙嶺。情知拗不過烏格福。只得忍氣吞聲。夾護了兩輛車子。轉過危坡。匆匆登嶺。這時烏格福下了騾兒。自牽了。手提馬鞭。在前引路。衆兵一面護車慢走。一面細瞧那紆餘山徑。好不吃力。原來山徑閒。除許多的滑。韌短草之外。便是漫漫浮沙。車輪碾上去。只顧且前且却。人脚下稍一懈力。便要栽倒。大家沒奈何。只得左右價護定車子。一面推挽。一面拔步。但見那騾兒。汗毛如浴。饒是有人推挽。還累的氣喘咻咻。這時衆兵勢難中止。便各提一口氣。哈了一聲。那兩個車夫。趁勢加鞭。一氣兒蹶上嶺頭。抬頭一望。忽覺豁然開朗。但見嶺上邊。山田錯落。好一片平坦地勢。遠近炊烟。縈紆於林巒映帶之間。是絕好的一片山地。並不見甚麼險惡之處。再望向前面不遠。却有絕大的一處橡樹林。間以長松巨槭。一片濃陰。如張綠幄。涼風謾謾。既覺得炎暑頓消。偏那林中。都是綠油油的短草。夾着野花亂開。一股草木微馨。撲人鼻觀。衆兵見此光景。便如望到清涼世界一般。但是大家心氣一舒。反倒覺一股熱勁兒。登時從億萬毛孔中。噴薄而出。那鬱久的大汗。早已從脊骨上流到脛溝。剎那間。疲倦上來。便是再挨一步。也來不得。原來這時。

大家急勁已懈。又望到絕好的歇息所在。所以頓覺疲倦不堪哩。當時衆兵。既見橡林。更不顧甚麼車子。並烏格福。便大家奔向林邊。就草地上倒頭便臥。有的便脫下單衣。絞擗大汗。氣得烏格福。跑回來瞧時。大家業已臥得橫三豎四。都光着眼向自己直喘粗氣。並亂吵道。烏爺。你要命。倒現成。要說再走的話。哼。哼。（句）烏格福頓足恨道。你們這班不知利害的東西。這是甚麼所在。容你們胡鬧。我就要你們的命。說着。剛要舉鞭。却聞背後有人道。喂。烏哥兒慢着。我這裏倒有老命一條。先交代給你吧。你要可憐大家時。就請你高抬貴手。容他們歇息。喘口氣兒。不然。請你一刀一個。倒也痛快。無論怎的。俺是要歇息了。衆兵聽了。一齊大喊救命。慌得烏格福。回頭張時。早見祺壽。跑得一癩一點。禿腦門上。汗氣如蒸。一張臉。賽如紅布。撇開衣襟。擗起兩支膀子。一逕的奔向林邊。箕踞而坐。一面抹汗。一面向自己冷笑道。烏哥兒。你有威風。不要使盡了。凡事是攏着辦。只顧逼人家的命怎的。我老頭子。是從鎗林箭雨馬蹄下滾出的人。有甚麼識見。不如你處。偏是你說得這條烏嶺。這麼兇實。如今這所在。正好歇涼。可有甚麼歹人毛兒。正說着。林風吹起。衆兵都坐起來。歡呼稱快。

這時當空赤日如炙。烏格福連累帶急，自己也是汗如雨下。又見祺壽合衆兵的光景也委實狼狽不堪，因笑道：「不是我只顧催走，咱下得嶺去，落店後大家心安。你大家要歇息，却不要只管耽擱衆兵聽了。」如逢大赦，便有人去繫好烏格福手牽的騾兒，並將那兩輛車子趕入林中，稍揭蒙布透透氣兒。大家依然就林邊坐下來，披襟說笑。那烏格福却提了馬鞭，自去散步。一面四下瞭望，祺壽喘息略定，望望烏格福撇撇嘴兒，當卽開談，無非是賣弄自己當年的英雄。大家一面聽，一面正覺得十分口燥，只聽從前面岔道上一聲吆喝賣酒，接着便有人粗聲啞氣唱起一支山歌兒道。

不會作天莫作天。 世情呵，顛倒儘堪憐。 那猛虎偏被羣羊困。 失水的蛟龍呵，不如那鯉合鱧。 花開無幾日。 月滿不常圓。 笑哈哈悟徹浮生理。 哭哀哀又上那北邙山。 慢笑那荷鍾的劉伶昏昏醉。 他是恨煞了多事的女媧娘娘把人搏。 勸世人今朝有酒今朝醉。 賣酒哇。 何曾有一滴香膠到九泉。（絕妙好詞）

歌聲盡處。又是一聲賣酒。大家忙望那岔道上。樹影開處。早轉出個挑担的漢子。笑吟吟直奔林邊而來。那漢頭戴箬笠。只穿一件棋子紋單布背心。赤起兩條精膊。短褲下露着毛腿。脚端着多耳麻鞋。生得悶團團一張笑臉。一面晃的那担顛巍巍。一面瞧瞧日影。自語道。快些走吧。地裏那班饑貓們等急了。是要罵我的。說話間。走到林邊。這裏衆兵望那担內時。不由一個個滴下口涎。不容分說。便唵一聲。將那漢子圍住。先各自向腰中掏錢。原來那担內。一頭是一桶撲鼻香的好酒。一頭是許多角黍。趁着雪頁似的蒸饅大餅。好不有趣。當時衆兵正在飢渴。又因祺壽袒護大家。烏格福不在左右。未免胆兒放大。於是向那漢子笑道。賣酒的你來得正好。你有酒時。再取些來。俺們一總兒包了你。那漢聽了。回頭望望。方要答語。忽向衆兵背後一瞟。忙笑道。俺這酒不是賣的。方才俺因跑得累乏。所以吆喝賣酒。胡亂唱個唱兒頑頑。不瞞您說。今天大節下。是種地的傭工吃犒勞。俺這是與他們送午飯去。你們不信時。俺家裏的。還在後面挑着湯水。但是你們要多出錢。咱這事。也有商量。衆兵笑道。你這漢子。不過想多得錢罷了。却來謊這片謊。俺們先吃這桶酒再說。這時祺壽也

自笑嘻嘻。蹭過來。便笑道。你有酒。只管再取來。酒錢憑你要。就是。因向衆兵道。你們要吃酒。就快些動手。省得姓烏的張兒。又來麻煩。便由我這裏起。咱們是一人一瓢。輪替着吃。那漢聽了。不覺回頭亂望。這裏祺壽伸手抄起酒瓢。擻起鬚兒。吹吹酒沫。剛道得一聲好酒。但覺肘上拍的一聲。瓢落桶內。便有人喝道。是那個擅敢領頭吃酒。你這漢子。快去你的。休要討沒趣。說話間。轉過一人。却是烏格福。先舉馬鞭。向衆兵一晃。然後奔向酒桶。便是一脚。但聽撲通嘩拉一陣響。這裏漢子方叫得苦。衆兵也是個個發怔。正這當兒。却聞前面岔道上。有人笑道。你這是怎麼咧。今天準要利市。却跌出個大元寶哩。衆兵望去。便見從綠樹深處。閃出一朶鮮紅的石榴花兒。正是。

蒲觴氛未滌。榴花紅欲燃。
佳節雖可賞。疑陣玄復玄。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施妙計橡林劫囚車 訪故人客途逢壯士

且說當時衆兵，剛剛的酒要入口，猛見烏格福奔來，打落酒瓢，踢翻酒桶，杈得那漢子撲的一交。大家正在發怔，却聞岔道上有人聲喚，急忙望時，便見由綠樹深處，扭捏捏，閃出個農家媳婦子，青帕包髻，旁插一朵榴花，趁着雪白的喜相臉兒，彎溜溜的長眉，水汪汪俊眼，高顴骨，薄嘴唇，身穿一件對襟紗衫，隱隱約約露出酥胸玉乳。腰束圍裙，下面是撒腳短褲，露着一段白嫩嫩的小腿兒，下趂尖翹翹半大脚，端着雙平底鳳頭鴉青色鞋子。雖是田婦丰姿，却掛三分嬌俏，捫一條短繩扁担，担兩頭各繫一個荆筐，內有瓦礫，便見他撒開俏步，奔向那漢子，一面置下担，將酒桶扶起，一面笑道：「你這沒用的貨，俺緊趕慢趕，却來看你吃這一跌。如今酒都潑翻，這便怎處？」那漢道：「都是俺這張該打的嘴，只管發痒，吆喝賣酒，惹得這班爺們，以爲俺真是賣酒的，便前來作鬧家裏的，快替俺拿着傢伙，劈開腿，兜緊了，待俺把淌出的東西，給你灌進去。」說着，將酒桶解下，置向那婦人跟前，方蹲在潑酒的所在，張開兩手，要去抓捧覆酒，婦人却格格的笑道：「你這呆子，真嘸煞人，你還不去快取酒來，只管

就攔人家地裏人的酒飯。是甚意思。撒潑的酒。便收些起來。還能吃麼。那漢聽了。趕忙要拴上酒桶。挑担上肩。却吃婦人笑唾道。你這呆子。可怎麼好。昨晚上。不該省勁的事。你只貪睡圖省勁。如今該省勁。你又偏賣氣力。不省勁。咧你巴巴挑担回去。來回一般重。只提這桶去取酒。不省一半勁兒麼。說着。忽見衆兵都瞅着自己微笑。不由臉兒略紅。衆兵見婦人俏俐之狀。正覺有趣。那漢子便道。你說的有理。你且與我看着挑担。待我取酒去。說着。取了酒桶。忙忙的趲回岔道。這裏婦人。抹抹鬢角上的汗珠兒。向衆兵微微一笑。一面坐向瓦礫旁。却一瞟眼波道。也沒見你們這班客人們。無端鬧翻俺們的酒。這一桶老白乾。少說着。也須一兩銀。如今咱是怎麼說罷。怪道俺那會子。出門踏狗屎。便知晦氣未臨。却不道遇着你們這班饑漢哩。說着。手捻脚尖。却嗤的一笑。衆兵正瞧得有趣。却聞祺壽氣憤憤的道。好麼。烏哥兒。你這會子。索性找尋到我頭上來咧。少時那漢子取酒到。俺算是非吃不可。須知俺却不屬你管轄哩。衆兵回頭瞧時。却見烏格福。一面瞧着那婦人。一面向祺壽正色道。這所在飲食之物。那裏用得。若上了人的當。還了得麼。婦人聽了。方唧噥一聲。祺壽大怒道。

你沒得胡說。依你這說法。大家就須空了肚皮跑路了。如今踢翻人的酒。不說是快給人錢鈔。却放這等沒味的屁說着。向衆兵道。你們只管跟着我先弄飽肚皮再說。他（指烏格福）禁止你們吃酒也罷。難道還禁止治餓肚麼。說着趨向瓦罐旁。低頭一瞧。只樂得手舞足蹈。衆兵跟他望去。原來那罐內。竟是浮氾氾的冰梅湯。又涼又甜。外掛着糖桂之香。直鑽喉嚨。這時烏格福。久在烈日中奔馳。又合祺壽嘔氣。真是火冒鑽天。汗出如瀋。今猛見這樣祛暑的梅湯。不由也便笑逐顏開。但是逡巡之間。却又瞧瞧那婦人。只管沉吟。這一來。倒招得衆兵暗暗好笑。那祺壽都不管他。見那荆筐內。置有盞子。剛伸手去取。這裏烏格福。忙喝且慢的當兒。只見前面岔道上。人影一閃。却又趲來個背包裹的徒步行客。戴一頂寬檐涼笠。深覆眉際。生得怪模怪樣。黑紫臉子。雙睛閃閃。開闔有光。從笠影深映中。露出一嘴蜩髻。穿一件正黃葛布衫。廠開胸際。露着毛茸茸的胸腹。腰束板帶。下面是漆黑紬甩脚褲。端一雙軟幫薄底快靴。肋下佩刀。手提桿棒。滿臉上塵合汗漬。往下直滴。似乎是個跋涉長途的模樣。一面走。一面喊道。桃梅湯的大嫂慢走。方才俺在來路上。遇着一位提空桶的。

大哥說是你這裏有好梅湯。沒奈何，且勻給俺兩盞。不然就要渴熱煞咧。這裏祺壽等聽了，正在略怔。那婦人忙向那客人搖手道：不成功。你休聽他胡說。俺這梅湯是送與地裏傭工們吃，不是賣的。正說着，那客人業已慙到荆筐邊，不容分說，抄起一支盞子，舀了一盞湯，說聲好涼，方要入口，却被婦人劈手奪過，傾入桶中。一瞟烏格福，自語道：你們不管是誰，都別吃吧。倒省得上了人的當。烏格福見狀，不由疑心都釋。方在哈哈一笑。祺壽便趁勢搶起兩支盞子，舀滿了湯，遞與烏格福一盞，却向婦人笑道：大嫂莫怪。他們嘴上沒毛的小人兒家，說話不中聽。你大嫂且瞧我的面孔吧。說着一仰頸兒，一盞梅湯入肚。這裏烏格福不禁不由，也便吃下一盞。於是衆兵不待分咐，一擁齊上。大家搶起盞子，正爭吃得你跌我撞，只見去取酒的那漢子，忽的從岔道上奔轉來。莽熊似便奔驟車。這裏烏格福猛然有悟，喊得一聲不好，身形一晃，強勉撐住。方從身畔拔出短刀，便見那婦人拍手笑道：倒也倒也。衆兵聽了，如遇禁呪。登時橫七豎八，紛紛倒地。烏格福轉怒之下，料那客人必係歹人同黨。方要舉刀奔去，只見那客人大喝一聲：儼似舌尖上起個霹靂，却大笑道：你們這班狗頭。

可認識俺魏耕先生麼。烏格福聽了，大驚，不暇答話。一擺短刀，向客人劈面便剝。無奈腿子酥軟，正閃得向前一撞，那婦人却趁勢從後面抄起扁担，向他屁股上，便是一戳。烏格福一頭搶去，恰值那客人趁閃之勢，一脚飛起，橫腴入他胸腹之間。彼此都各力猛，這一來，不打緊，但見客人喝聲起，腳尖上猛的迸力，颼的一聲，直將烏格福踢起丈把高，撒手扔刀，方纔落地。那客人一步趕進，就他脇肋上，又是拍拍兩腳。這時祺壽合衆兵，都大睜兩眼，轉動不得，眼看着那客人將烏格福網縛停當，便奔驟車。這時那取酒的漢子，早取出短刀，桃落蒙布，將祁六公子並騰蛟扶下車來，卽使用刀，剝開手械脚鐐。大家相看，都有驚惘之色。及至見那客人奔到，六公子不由驚叫道：「如何魏兄也來到這裏，怎便知俺等被捉，特來相救呢？」魏耕聽了，更不答話，便向那漢子道：「賴兄，你兩口兒，且合公子等先行一步，待俺來料理這班狗頭。」說着，合那漢子取過扁担，端正荆筐繫好，便扶六公子騰蛟，一頭一個，坐入筐中。瞧那婦人時，却正在衆兵身上，搜尋銀兩，只管大包小包的向懷內揣，撻去一瞧，不由大笑道：「白大嫂，虧你也不嫌污眼睛，你瞧瞧這是甚麼樣兒。原來那婦人只顧搜銀，將衆

兵腰膀間。都揪拉開。腰兜既脫。褲便都落。每人跨下。都大大小小的。現出個雅相物。兒哩。當時婦人笑道。可恨這班東西。當俺挑担來時。大家都邪眉溜眼的。令人長氣。快拿刀來。咱都給他割掉吧。魏耕笑道。如此說。俺魏先生真是特來弄鳥了。他們還罪不至此。大嫂快去。俺自有道理。不提婦人聽了。含笑跑去。便挑起那副担子。並那漢子。掙起扁担。挑了六公子等。便奔那前途岔道。且說這裏魏耕。提着脚子。將烏格福揪起來。即便割下車韁。將他縛在一株大樹上。那烏格福。因吃梅湯不多。雖然力乏。却心下清醒。正在怙愒事兒不妙。却被魏耕夾腦兩記耳光。便喝道。你這廝。本該殺却。但因俺要借你這張嘴。寄語穆阿桂。叫他小心着俺。早晚去割他的腦袋。你要瞧清俺的模樣。你們要尋魏耕。只我便是。說着。颼一聲。抽出佩刀。冷森森寒光。正逼得烏格福氣息倒噎。那知魏耕。提了刀。便奔向衆兵身旁。須臾。却掬了把血淋淋的耳朵來。隨手割了兩條長草。穿作兩串。一逕的掛向烏格福兩耳。又喝道。俺索性的。一客不煩二主。再煩你寄語何峻。休要因羅姓之案。連累好人。須知大堂上那顆人頭。也是俺掛的哩。烏格福聽了。只嚇得登時昏去。及至醒來。但見許多老鴉。一起一

落的。只管就衆兵血耳岔上。亂啄餘血。衆兵還都被蒙藥困得死人一般。那祺壽却倒撇在地。白鬚貼地。却正偎在一個兵的那話兒上。當時烏格福見狀。真是又氣又驚。又是好笑。略爲定神。只好極力大叫。冀有過往之人。前來解救。那知山深地僻。任你喊得噪啞。通沒相干。這時正當午際。一輪赤日。晒向當頭。簡直的炙腦欲涸。烏格福當不得。縹縹糊糊。又復昏去。也不知經歷若干時。忽覺有人用冷水噴面。睜眼瞧時。自己已被幾個山村人。解放在地下。衆兵合祺壽也都醒轉來。在旁呻吟。又有一村人。拉着個脫韁的騾兒。站在車子一旁。一瞧日色。業已轉西時分。原來當魏耕割斷車韁之時。那騾兒便跑向橡林中嚼草。良久良久。覓近一處山村。被一個村人張見。便約會了大家。一直趕向橡林旁。這才瞧見烏格福等之狀。大家只當是尋常客商被劫。又見衆兵等昏迷之狀。料是中了歹人的蒙藥。所以一面取冷水先喚醒衆兵。一面又去解烏格福哩。當時烏格福向村人等。具言來歷。並言要犯被劫之狀。村人等。好不吃驚。便帮着衆兵料理好車子。逡巡各散。不提當時衆兵。每人缺着一支耳朵。彼此的亂噪晦氣。並那烏格福合祺壽。因委頓不堪。每人臥向一輛車子中。且

去回見穆阿桂。而稟一切。且說當時六公子。合騰蛟坐在荆筐中。見癩皮猫。挑了白己。白氏相隨。本要急詢原委。無奈久困車中。既已十分委頓。又被那宕悠悠的筐子。搖得發昏。便索性的且不言語。但見癩皮猫兩口兒。一逕的由前面岔道上。轉入一條僻徑。一路上穿林撥莽。甚是曲折。約摸捱過三四里遠。却來至一處山坳之中。四外價草樹連天。乍望去疑無道路。却從叢莽蒼翳中。現出一座草結的窩鋪。於是癩皮猫奔將去。放下挑担。當由白氏。由筐中扶出公子。騰蛟究竟是被困日少。有些氣力。便自掙起。合公子蹩入窩鋪。瞧時。只見裏面頗頗寬暢。並有臥具包裹。並糲糧日用等物。亂闐闐的。堆了半窩鋪。似乎是個新移家的光景。六公子合騰蛟。歪歇在草鋪上。正在怙懣癩皮猫怎的便移居此間。只移白氏。笑嘻嘻的。從鋪外提到一桶泉水。那癩皮猫。也拿了蓋子。蹩將進來。大家各吃幾盞泉水。不由覺暑氣全消。精神頓長。六公子合騰蛟。正要向癩皮猫詢問原委。只聽魏耕在外面大笑道。公子合余兄。你主僕脫此險難。還該拜謝那位雷祖爺纔是。若非俺在雷祖神案上。睡那一覺。得與賴兄相遇。便真個有些不妙了。說着。大踏步蹩進來。解下所負包裹。並佩刀。倚了

棒。先搶起盞子。吃了許多泉水。然後抹抹額汗。眸的聲長吁一口氣。即便滔滔汨汨說出一席話來。你道魏耕。真個有掐指一算。心血來潮的神通。便趕來搭救六公子等麼。這其間。自有一段近情近理的情節。却非弄神鬧鬼之筆。因爲作者著書。向來是從情理中落想。是不許有荒唐筆法的。諸公勿燥。且聽我道來。原來魏耕。自從在臨海鎮。合六公子等分手之後。本擬卽赴雪竇山。暫時隱晦起來。一面價開隱山田。經營致富。爲異日散金結客之用。一面再精研那魏子新書。俟有機會。便當用兵法部勒山民。一來可以保衛地面。二來一遇機會。便有其他作用。（略映下文劉鄴事。有匣劍帷燈之妙。）想的得意。一逕的行了兩日。忽然在半路上。想起一個故人來。因爲這個故人。且耕且讀。是個講乘天之時。盡地之利的人物。在農業耕植上。頗有心得。並著有耕牧等書。自國變之後。他便窮居深山中。合魏耕相別。亦復有年。當時魏耕。一來思晤故人。敍敍契闊。二來想就他領教些耕植之法。以便開墾山由。便興匆匆迂道行去。但是一路上。適值清兵初定全浙。不但分兵徇下各處。並嚴剃髮之令。魏耕曉得他那故人。是因避剃髮。才逃居窮山的。暗忖他這時。或移居他處。亦

未可知。一路怙愾。到得那故人所居的山中。仔細一望。不由色然而喜。只見他所居左近許多山田。都整理得溝洫井然。田苗蔚蔚。問起田中農人來。都說是用某先生（指魏耕之故人）種植之法。這田苗方如此茂盛。魏耕暗想那故人。既教給農人種田。一定是不曾移居。及至到得那故人門前。只見黯淡斜陽。映着那雙扉白板。靜悄悄的。氣象荒涼。有一羣野雀兒。在土牆頭上。爭啄草顆。見人來。撲拉一聲飛了。當時魏耕就門前石塊上。放下行裝。整整塵容。上前叩門。拍拍拍敲了半晌。通沒人答腔。正沒作理會處。只聽背後有人道。魏老伯。您如何這時才來。先嚴臨終時。只恨不曾見老伯一面。如今且請進內相敘吧。說話間。那人逕到自己跟前。倒身便拜。却是故人之子。身著白衣。景况貧窶。提着一籃粟米。兀自淚眦熒然。魏耕料事不妙。便一面扶起他。一面忙問道。莫非令尊已經病故了麼。故人之子。拭淚道。正是哩。先嚴自居山中。本抱羸疾。益以悲吟侘傺。氣體日衰。今因感觸薤髮之令。便爲文告墓。願削髮爲僧。以免辱體。當時一痛暈絕。從此便病勢不起。如今方過三七。停柩在堂。小姪因瓶粟告罄。方從鄰家貸些米來。便是這般苦楚。魏耕聽了。一團高興。登時索然。

正在十分傷感。那故人之子。已從外撥開門鍵。並替魏耕提了行裝。魏耕跟他入內一瞧。不覺淚下沾襟。只見草堂上。繡帳高懸。漆燈閃碧。端正正停着棺本。好不悽然。並且四壁蕭然。只有旁室內破案上。堆着些塵湮久漬的亂書。並一張斷絃琴。掛在素壁上。當時魏耕見狀。頓觸人琴之感。不禁手拊棺木。痛哭一場。當晚飯罷。宿在旁室內。詢知故人之子。近况貧窶。十分太息。便從行裝內。取些錢兩。以爲賻贈。及至詢問起故人所著的農書來。故人之子。却歎道。老伯若早些來時。好咧。如今却無從見那書了。先嚴因悲憤之下。焚燬詩稿。又感歎世無知音者。用那農書可以富民裕國。便隨手兒雜入詩稿。都燒掉了。一句話。聽得魏耕。失聲惋惜。次日。就故人靈前。又洒淚一回。別過故人之子。惘惘回途。一路上。又見了些各處避兵的難民。並一隊隊耀武揚威的清兵。後車上都裝滿如山的囊篋。如花的婦女。鬧得魏耕。越法的胸懷作惡。這日行抵一處村店。偏又濛濛的落起雨來。魏耕情知登程不得。便想借酒排悶。村店中。沒得甚麼食物。只有牛肉白酒。並蒸饅大餅之類。當時魏耕。就客室中。捲起簾子。命店人整備酒飯。獨自命酌。瞧着那廉纖細雨。方吃了兩杯。覺得有些意思。只

聽一個店夥在店門前喝道。你這鳥漢。快向別處去趕個門兒。這裏沒人捨飯哩。卽聞有人也大喝道。你這廝說甚鳥話。那個向你要飯。老子生平慣會挨餓。俺自看那客人吃酒。自覺爽快。干你鳥事。魏耕停杯望去。却是個體態昂藏的漢子。山也似跼在店門外。一面合店夥吵。一面望着自己案上的酒肉。有垂涎之態。那漢子生得劍眉虎目。正在壯年。雖是困瘁不堪。却自威風凜凜。頭裏破藍布。額角間露出一處刀傷。癢身穿藍布短衣褲。業已破綻得露出黑毛腿脛。脚下却踹着破靱戰靴。又有具劍鞘。提在手內。似乎作討飯打狗之用。當時魏耕。雖覺那漢意態不俗。以爲不過是個江湖落魄的朋友。因正在獨酌無聊之下。不由欣然趨出道。朋友。你會吃酒麼。只管呆看那裏能爽快。便請同酌何如。說着。携了那漢。便就酒案。一面喚店夥。快添酒來。那漢子直據客位。更不謙遜。便連舉大杯。勢如鯨吸。一面御肉。如填巨壑。須臾。酒案上杯盤俱空。瞧得魏耕。正在連讚豪哉。一面亂喚添酒。只見那漢雙眸一閃。賽如岩電。却徐徐捫腹道。落魄賤子。今得飽惠。銘德無盡。咱且別過。且期後會吧。說着。跼起拱手。就要趲去。魏耕見他氣概豪爽。因促坐道。朋友慢去。俺看你手提劍鞘。莫非

曉得武功麼。但是怎的。只賸空鞘。沒得劍呢。那漢慨然道。劍雖有。因俺突圍時。殺得滿兵太多。劍鏃。挫折。不堪復用。俺便索性的當鐵片賣與鐵匠。換酒吃了。於是兩膊一張。作個開弓勢子。哈哈大笑道。俺如今雖是敗軍之將。不敢言勇。當時那些韃兒們。却也吃俺殺的痛快。說着。跔起。又要辭去。却被魏耕一把拖住。正是。

浙中嗚咽水。流將志士血。逃將逃樽前。語罷風蕭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雷祖廟憩臥聞警耗

祁公子北上說遊踪

且說當時魏耕一把拖住那漢子，驚問道：「如此說，你是個軍中壯士了，既殺滿兵，想是效命故國。如今魯王以海逃敗在浙閩之交，唐王聿鍵方號召閩中朋友，你端的是屬於何人部下呢？」正說着，院中那雨一陣緊落，接着刮刺刺一聲霹靂，就這聲中，那漢子忽的撫膺大哭，聲震天宇，更不辨雷聲哭聲。（閒中著色，倍見精彩。）驚得魏耕正在怵然動色，那漢子早慨然拭涕，說出一片話來：「原來這漢子便隸屬在祁鴻孫部下。從鴻孫奔走以來，甚著勇名，當魯王退敗閩浙之交的當兒，鴻孫領了一彪軍馬，扈駕奔走，其時唐王聿鍵方被許多遺臣擁護了，亦以監國名義號召閩中。唐王雖有些勵精圖治的意思，無奈手下武人們大半是些流寇中的悍將驕夫，曉得甚麼事體，便覺魯王忽的挾兵入閩境，大概是要來侵奪唐王的地位，於是便勸唐王通使於魯王，名爲勞軍，且聯絡彼此相助，其實是覘伺舉動。魯王既見過來使，如禮的打發去了，勢須報聘，又因將使重命，須遣重臣，於是特遣鴻孫，酌帶本部人馬，費了禮幣書札，前往報聘。那知此事已被清軍偵得，便伏兵於山徑隘路，清水

巖前待得鴻孫人馬到來。一聲鼓起。伏兵殺出。這時那漢子押隊在後。聞警急難。策馬仗劍。闖入重圍。保着鴻孫。衝突數次。真是血殷袍鎧。無奈清軍越殺越多。從四外兜裏上來。並且箭似飛蝗。那鴻孫馬足一蹶。翻身跌落。可憐一位丹心耿耿的遺臣。竟死於亂軍之手。當時那漢子身中數創。幸脫性命。因自己是北方人。便一路間關。來到此間。因阻雨。却偶遇魏耕。當時魏耕聽罷那漢一席話。方知他是個報國的健兒。正在暗歎。遣臣授命。國難未已。只見那漢子慨然袒衣。出示傷癥。想見浴血突圍時光景。魏耕見狀。不由酒懷鬱勃。便止住他悲感道。足下如此忠懷。端的可敬。且進一杯。以盡酒興。於是喚到店夥。重整殺酒。兩人吃過幾杯。魏耕問起魯王刻下光景。方知被清軍蹙迫。已是個強爲支拄的局面。護從諸臣。雖在間關奔走之中。仍不免彼此排擠。互相嫉視。並攘利爭權之舉。那鴻孫既死。現時只有個張蒼水。苦心盡力的支持一切。魏耕聽得情懷作惡。便連勸那漢數杯。道。休論世局無常事。且鬥樽前。現在身請問足下。今將安之。可好以籍貫姓氏見示麼。那漢慨然披項道。覆軍懦夫。只欠一死。還提甚麼姓氏。但是俺家居黃河之北。徂徠山下。此去當歸省廬墓。並聞

北方草野江湖間。頗多有心人。暗結黨會。潛植勢力。意在伺隙而動。爲驅胡之舉。俺此後餘生不死。或將奔走。其間亦未可知。魏耕聽了。越法肅然起敬。當時兩人。瞧着那瀟瀟細雨。酒到杯乾。魏耕酒興上來。直吃得兩眼都瞪。須臾。合那漢談及戰陣兵法等事。那漢按膝雄談。語中肯要。甚麼風雲開闔。向背孤虛諸法。都是言之井然。竟是個深明韜略之士。這一來。不知緊要。却登時搔着魏耕的痒筋。便乘醉踉蹌站起。大笑道。今遇鍾期。何惜賞音。不瞞足下說。俺著有兵法一書。在行裝中。便當取來請教。說罷。從草榻上打開行裝。尋那魏子新書時。却影兒沒得。當時心下一陣急燥。頃刻酒往上湧。頽然醉倒。及至醒來。却已被店人扶臥在榻上。院中雨勢已住。案上酒具未收。向店人問那漢子時。却已翫去多時咧。當時魏耕清醒一回。整理行裝。這才想起那魏子新書。當合祁六公子等分手時。大家整理行裝。却被六公子打入自己行裝以內咧。當晚。魏耕宿在那店中。因思魏子新書。還須添著。自己又沒鈔得副本。必須從此且赴山陰梅墅。取到此書方好。主意既定。一宿無話。次日且喜天色晴朗。即便付了店貲。帶了佩劍。背了行裝。一路問途。直奔山陰。雖聽得人傳說。駐防佐領

穆阿桂怎的驕橫。並笑面虎羅姓怎的豪霸。却也沒在意。這日間途梅墅。一路趲去。時當午後。赤日如炙。魏耕走得燥熱。又因午尖時。多吃了幾杯村酒。一時間盹倦上來。想要少息倦足。抬頭望望。四外價都是平田茂草。連個樹陰也沒得。却於岔道上。百十步外。望見一段破落廟牆。奔入廟內大殿上。瞧時。知是雷祖神廟。當時魏耕不暇細望。忙尋歇處。見那東西壁下。不堪插足。惟有神龕內。塵土較少。並且寬敞可臥。却又碍着雷祖爺當中踞坐。魏耕相度一番。跳上神案。用手推推雷祖。似可搖動。於是將雷祖推向龕的一隅。便就雷祖身上。置了行裝佩刀。跳入龕中。竟自坦腹高臥。一時間涼風颯然。自外吹入。正要酣然入夢。那知空院中。忽的起了一陣小旋風。忽啦聲一片塵沙。捲入神龕。都打到魏耕臉上。魏耕暗笑道。不好了。這一定是雷祖噴我佔了他的位子。但是我這惡客。是推不去的。於是爬起來。放下龕幔。這才沉沉睡去。正在籊籊栩栩之間。却微聞殿上有人徘徊太息。少時。並且唧唧嚶嚶。似哭似祝。鬧得魏耕耳煩心燥。再也穩睡不得。忙睜眼。從幔縫向外瞅時。却見一個短衣小販。身旁置有挑担。正在神案前。且泣且拜。瞧得魏耕正在詫異。恰好一陣微風。捲起那

慢。你想魏耕那小臉兒。本就夠漂亮的。再加以這時沉睡方醒。眉兒塌着。眼兒愣着。嘻開了。鬍小嘴。猛可的噫了一聲。這一來。不打緊。那小販只認是雷祖老爺。冷不防的活跳起來。於是呵呀一聲。爬起便跑。這裏魏耕跳出去。却已將他一把拖牢。嚇得那小販。不敢回頭。便一面力掙。一面噪道。雷祖爺。不要怪我。日日來。晒絮你。皆因我心下這件事。委實難受。所以總要求你老人家。顯個靈應。說着。極力一掙。却險些兒撞翻那挑担。魏耕笑唾道。你這漢子。敢是呆子。無端驚醒於俺。却還吵甚麼。雷祖俺是個遠方客。從此赴梅墅。那府。偶然在此。盹歇。你有甚難受心事。何妨向我談談呢。那小販聽他說。那府兩字。似吃一驚。忙回身。將魏耕端相半晌。然後問道。你這客人。是梅墅那府。甚麼人。向那裏去。尋那個。魏耕聽了。不由心頭沉吟。暗想。這小販不知是甚等之人。尋六公子的話。且莫向他說出。正是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哩。因笑道。俺並非那府。甚麼人。也非去尋那個。皆因俺生平好書籍。聞得梅墅那府。藏書甚富。特到那裏。不過想借觀一二。開開眼界罷了。那小販歎道。恁的時。你老哥來的遲了。如今那府。休說是書。連姓那的人都沒得。却新來了一羣王八蛋。

佔據了祁府。力纔俺說心下有難受之事。拜祝雷祖爺顯個靈應。也就因祁府之事。哩。於是從頭到尾。將六公子怎的被羅姓計陷。怎的被穆阿桂捉獲。怎的入獄。自己怎的巧遇余騰蛟。騰蛟怎的劫獄救主。主僕怎的又被烏格福捉獲。現方被監押在駐防營中等事。說了一遍。並言自己姓名。合六公子的交誼。一席話。方說畢。直聽得魏耕握拳頓足。鬚髯亂磔。瞧得那小販。正在詫異。這裏魏耕也便一述自己的姓名來歷。並特來尋六公子之故。原來這個小販。却是癩皮貓哩。當時癩皮貓既遇魏耕。真是又驚又喜。不由納頭便拜。道。如今魏爺恰巧到此。却是祁六公子等命不該絕。五行有救咧。便請且到小可家下。商量救取之策。俺曾聽公子說起。那位刺傷豫王的謝曼華娘子。現赴北京。如今六公子等被監押在駐防營中。守視嚴慮。並且穆阿桂。十分了得。魏爺若慮孤掌難鳴時。似宜尋取謝娘子來方好。魏耕沈吟道。此事不宜硬劫。端須智取。若去尋謝娘子。恐反誤事體。且待俺探探穆阿桂是怎生處置。六公子等。再作道理。可恨笑面虎那廝。却饒他不得。且叫他多活兩日。就是說話間。從神龕中取了佩刀行裝。一逕的跟癩皮貓來至家下。那白氏猛見魏耕小模樣兒。

倒嚇了一跳。既彼此廝見過。問知所以。方纔欣然。便笑道。不瞞魏爺說。俺們這份窮日子。橫豎在這裏也過不得。咧。因爲六公子合余爺（騰蛟）都曾在俺家落脚。倘有些風聲。吹到駐防兵們耳朵中。俺們左右也是死。今且喜魏爺到此。咱大家索性想個計較。怎的救取六公子等。豁着幹吧。說着。一面安置魏耕在後院廂室中。一面又說回癩皮猫。近月探得六公子等的消息。據駐防兵們傳說起來。豫王處置六公子等的回諭。雖尙未到來。大家猜測着總須押赴南京哩。原來癩皮猫自騰蛟等被捉之後。除日祝雷祖之外。便挑了貨担。向駐防營左右蹠脚。那旗兵們都將捉獲騰蛟等這件事。當作談資。所以癩皮猫得知消息。當時魏耕見白氏伶俐。仗爽之狀。頗爲暗暗稱奇。當晚一宿無話。次日便僑裝出去。向駐防營前。暗探六公子等消息。那旗兵們果然攢三聚五的紛紛談論。大略如癩皮猫所聞。從此魏耕每日必僑裝而出去探消息。一面思索救取六公子等之策。一連幾日。甚是氣悶。便索性的夜入祁府。殺掉笑面虎全家六口。掛首於縣衙堂前。單瞧穆阿桂並何峻。是怎生舉動。正在憤悶之下。不想一月裏扮作乞丐。旁晚時分。却於駐防營前衆旗兵口中。得知六公

子等不日解赴南京的消息。並探得烏格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當時魏耕忙忙趲回。向癩皮猫夫婦。具言所聞。便笑道。如今還好。虧得被俺探知烏格福的計策。俺始而慮旗兵人衆。本想智取。今既是烏格福領人無多。取路小道。諒那烏格福有甚能爲。俺只須伏向小道要隘處。劫取六公子等便了。癩皮猫躍然道。如此甚好。若說小道上的要隘處。有一所在。名爲白沙嶺。嶺上有一片絕大的橡樹林。其中正好藏身。憑魏爺本領。怕不馬到成功麼。魏耕聽了。正在稱善。那白氏却笑道。依我之意。此事還宜智取。方才妥當。左右俺夫婦在此。也住不得咧。倒不如趁勢移居。以免是非。俺倒有個粗計在此。咱們都向白沙嶺安置好。給他個如此這般。酒內食物內。梅湯內。都下了蒙藥。那烏格福。縱然精細。那怕他不上這惡當。再者六公子合余爺。都被人家監押多日。氣體困頓。救出後。也要有個安頓將息處。所以俺作這般計較。魏耕聽了。頗覺有理。當卽如白氏之計。癩皮猫也因山陰地面不可復留。便登時收拾家具一切。一面請魏耕先行。一面託鄰人照着房兒。只聲言合白氏遠出探親。逕自來到白沙嶺上那片山坳內。皮起窩鋪。一面準備僑扮行事。一面等候起烏格福。

來果然端陽那日。竟自得手。挑酒担的漢子。是癩皮猫。拾梅湯吃的客人。是魏耕。至於那挑梅湯的婦人。不消說自然是白氏了。當時六公子騰蛟聽罷。恍然之下。又是太息。連忙起身拜謝魏耕等。並問白氏夫婦道。因俺主僕之故。竟致賢伉儷棄家移居。真令人感激無地。白氏笑道。公子快不要如此說。俺那一担挑的家當。搬來移去。不算甚麼。換個所在作生意。說不定還許旺相哩。刻下俺先發個小利市。那班旗兵們的腰包。都被我掏摸來。連安家買房的錢。都有在這裏了。說着。從懷中取出許多散碎銀包。大大小小。粗估去。足有百餘兩。招得六公子等。倒覺好笑。話休煩絮。從此六公子騰蛟。便將養在窩鋪中。自有癩皮猫夫婦調理一切。魏耕除向六公子等談笑外。便時時僑裝而出。探聽一切。怕有官中人來踏脚。過了月餘。却甚是安然。倒聞得山陰地面。烏亂得一天星斗。因爲自六公子騰蛟事起之後。登時鬩動山陰。大家七嘴八舌。謠言百出。有說公子要來報怨。不定早晚。便飛劍來取何峻。穆阿桂首級的。有說公子的黨徒都到。不日便來攻取山陰。爲舉義旗之地的一時間。自相驚詫。鬧得何峻心搖胆落。正這當兒。穆阿桂因失却要犯。豫王震怒。奉諭調防他去。後任

尙未到來。却有一股山寇竊發。燒掠火光。直達城闈。聲言是某處的義兵。特來爲祁六公子報怨。過了幾日。那何峻也自落職而去。當時六公子聽得魏耕報說一切。只付之一笑。連日價將養之外。便用那跌坐靜功。以助恢復元氣。光陰迅速。堪堪的炎夏已過。金風蕭爽。這日爲七月初旬。日西時分。秋意始生。山風健人。六公子合魏耕騰蛟。出得窩鋪。一路散步。不覺稍遠。須臾轉過一處岡頭。却來至一曲清溪旁。兩岸上喬木高蔭。碧草如茵。又有些礫砢大石。錯落其間。那溪水被大石厄。蹙得盤渦濺沫。鳴如佩環。岸上又有四五株楓樹。葉始作赭。乍染秋色。被那淡淡的斜陽射映着。儘有畫意。公子至此。不由心神一爽。便沿溪暫過數步。大家各選大石。歇坐下來。相與四顧徘徊一回。公子不由慨然道。真是人生離合有數。俺合魏先生在臨海鎮一別之後。不料人事相近。又有此番小聚。刻下俺頗覺氣體復元。料想分手之期。又當不遠。且待俺試試氣力。看是如何。說着。跼起。就溪邊踏開足勢。免起鶻落的試了回拳脚。果然已精神矯健。瞧得騰蛟神氣立旺。正在兩膊一振。也要放步。魏耕却笑道。公子欲試氣力。且舉此物。待俺先來試試手段。說着。向左右一望。恰好臨溪有一塊

青花臥石約有數百斤重。便奔去兩手撮半。却笑道：「石老兄別只管睡糊塗覺。如今腥羶世界。且請你醒醒吧。」說着一挺腰兒。喝聲起。那石塊霍的起向當胸。這裏魏耕略挫身兒。方要趁勢上舉。不想那石苔鏽滑滋。喙咚聲。却落在岸邊滋泥中。招得騰蛟正在好笑。只見六公子邁步撩衣。奔向那石。先踏穩騎馬式子。然後掄動右臂。單手提石。趁那悠宕之勢。用左手輕輕助力。喝聲起。那石倏的雖已起向當胸。但是公子鬚角上。却有兩點燥汗。直流下來。騰蛟因公子氣體初復。恐他努力過當。正在連喚公子住手的當兒。公子早已撒開左手。單臂攢力。趁勢兒一長身形。用一個霸王舉鼎的式子。但見那數百斤重的石塊。竟已高過頭頂。這裏魏耕正在喝彩。公子忽微覺臂力略鈍。但行得數步。將那石拋向溪中。却歎道：「昔人謂憂能傷人。真是不錯。俺因屢遭患難。竟致氣力上總覺差些兒。如今報國一事無成。便恐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當復奈何。」說着。慨然回顧。不勝欷歔。於是三人復就溪邊軟草上歇坐下來。談笑之下。公子不由躊躇起此後的行踪。便歎道：「俺如今家室已毀。此後行踪飄泊。自不消說。俺初意本擬到家省母之後。便去投做族人鴻孫那理。相機努力。不意鴻孫

已自殉難。浙閩間的支撐局面。又無起色。看來南中光景。不足迴旋。俺幼時節。聞得先師余母說起。燕薊遼瀋間的山川雄麗。人民朴茂。而武健。矜意氣。重然諾。儘有慷慨悲歌之士。混迹於屠販傭保之間。俺今欲漫遊北上。一來去尋曼華。助他窺伺機會。二來漫遊之餘。陰求北方奇士。潛結黨徒。以備異日之用。魏先生。你道好麼。魏耕點頭道。公子且遊北方的主意。端的不差。南中混鬧的諸公。暮氣已深。都是打起義旗的幌子。別有所圖。我輩志在報國。必須另創局面。便是俺所遇祁鴻孫先生帳下的那位軍官。也說是北方草野江湖間。頗有有心人。暗結黨會。植潛勢力的。公子北上。正好隨地價留心物色。安知異日。咱們不一聲霹靂。歷足使羣胡胆落呢。說着手舞足蹈。正在掀髯大笑。只聽溪邊樹影中。有人喝道。你們好大胆子。竟敢在這裏起意造反。來來來。且隨俺去見官。說話間。由樹後轉出一人。當胸一把。先將六公子揪牢。魏耕騰蛟。不由都驚。正是。

溪上藉草。沙中聚語。彼何人斯。致驚俠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傷國難大俠走風塵

逗閒情店婆擦雲雨

且說魏耕等。猛驚之下。一瞧揪牢六公子的那人。却是白氏。身着圍裙。眉稍眼角上。還帶些麵屑。似乎是治炊纔罷的光景。大家見狀。正在都笑。白氏却吵道。你們叫我尋得好苦。如今晚飯已熟。却不去用。只管在這裏間磕牙怎的。於是大家。趑回窩鋪。匆匆飯罷。當晚。騰蛟既知六公子北遊的主意已定。便慨然道。小人如今。既不能從。但祝公子。此行得意。將來遇有事機。欲用小人時。但遣人到富春江畔。余母祠旁。相尋。小人仍當效力左右。公子道。不須多囑。吾與汝名雖主僕。情同昆弟。倘有事機。自當相尋。但是你此去閒居。作何消遣呢。騰蛟歎道。小人自先世兩代。卽遭患難。又自經國變以來。只覺得世情雪淡。萬念灰冷。此去歸依祖母祠旁。除奉視香火。鍊習劍術之外。便當訪尋道友。以遣世慮哩。（爲下文騰蛟入道伏脉。）公子聽了。不由默然。便從自己行裝中。取出那魏子新書。交還魏耕。又取出百餘兩銀。贈與癩皮猫夫婦。深致謝意。並言自己氣體已復。卽日北遊之意。癩皮猫那裏肯受銀兩。便道。公子北去遠遊。那裏不用盤費。便請收回。但是公子氣體。未必便已大好。還應當將息些。

時。大家再散。才是白氏笑道。喲。你這話。却沒說對。公子說氣體已復。真個不虛。他刻下之勁頭兒。大小。大料你不曉得。俺是知道的。因爲昨天旁晚時。俺曾在窩鋪後面。張兒他小解。那尿氣白濛濛。直冲起多高。並且一射老遠哩。幾句話。招得大家都笑。那癩皮猫。還在推辭銀兩。却被公子將銀包塞入白氏袖中。次日。癩皮猫情知挽留公子不得。便置酒餞行。公子又合魏耕騰蛟。深談一番。須臾飯罷。大家各自取了行裝。刀劍結束停當。當由癩皮猫引路。來至白沙嶺下。即便彼此別過。不提癩皮猫。轉。合白氏收拾家具。下得白沙嶺。自向他鄉流寓。並那魏耕騰蛟。由嶺下岔道上。合六公子匆匆分手。各奔前途。且說六公子。一路問途。逡巡北上。恐南京盤查嚴密。便取路湖北。由武勝關北上。一路上。或水或陸。無非是曉行夜宿。渴飲飢餐。更於其間。探鄂渚之奇。問鶴樓之勝。果然是楚境橫天下。那山川險要。又有一番雄勝形勢。但是這許多的名山勝水。一入六公子目中。頓起新亭之感。偏偏這時。又有一股清兵。由湖北南下去。肅清竄入四川的流賊餘孽。大軍所過。既已鬧得地面上人仰馬翻。加以地方官。徵取軍需。敲扑苛斂。公人們下鄉叫囂。便如強盜一般。牛馬驢騾等物。

都抓去。自不消說。便連那大兵搶贖的鷄狗。也都被他們抓去宰吃。有的還成串價。拴了村民去。百般勒索。連人家接新婦住家的牛車。都拉走。贖個花枝招展的新媳婦。只好坐在野地裏。裂着嘴兒叫媽。公子一路所經。但見墟里蕭條。隴畝荒蕪。丁男壯夫等。或被官中捉去。飛挽芻粟。或避捉朴。閉匿不出。只有些憔悴婦孺。勉支門戶。大有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勢。（略寫當時兵荒光景。不減石壕吏垂老別新婚別等詩。而當時所謂王者之師。如是如是。可爲一歎。）公子見此光景。端的是觸目傷心。益深故國蒼茫之感。也便無心瞻玩景物。只一路小心。悶悶去。且喜關津間沒得輯捕五刺客的榜文。却於落店歇住時。往往聞得過客們講說五刺客大鬧南京之事。都說得離離奇奇。形容得五刺客。便如魔怪一般。倒招得六公子暗笑不已。這日過得武勝關。又行過半月之程。已入河南地界。這河南地面。本是南北咽喉。四達之衢。自經流寇屢次蹂躪。益以清兵南下。地面上更爲殘破不堪。大亂之後。真是羣盜如毛。居人不堪其擾。那鄉里豪強之士。便招集鄉衆。倡辦團練。各立砦寨。用以自衛。一般的築起長圩。設置卡汛。裏面是器械齊備。士馬精妍。那團長

出入也是列隊鳴角。旗幟前導。每逢會操之期。某砦某寨。便先期約會了。擇那平原大野間。大家擺開陣式。依次操演畢。然後又合操一次。方才整隊各散。始而辦這團練。就禦盜上說。不爲無功。但是久而久之。倒成了地面之害。因爲各砦寨的頭腦人。不盡端正之士。便有些土豪惡霸等。攙合其間。他便倚仗了團長的氣勢。十分兇橫。不但目無官長。科歛地面。並且彼此的矜逞意氣。一語不合。登時掄拳瞪眼。領衆打降。你刀我鎗的真殺真斫。往往遮斷道途。鬧得行旅坐歎。便是官府都禁他不得。當時公子。行到日暮。只這半日程途。已見了幾處砦寨。落店時。向店人們詢問起來。方知是團練的緣故。不由暗想道。果然北方民氣強盛。不同南方。這其間。就許有有心人。借團練爲名。潛植勢力。俺倒要問個仔細。於是向店人道。你這裏既有許多團練。地面上。一定該賊盜絕迹。安靜異常了。並且這各砦寨的團長。都是些甚麼人物呢。那店人歎道。尊客不曉得。俺這裏若想安靜。只好去作夢。初立團練時。真個不錯。而今却不然了。那團長們。只知逞氣打降。頑標勁兒。不然。便科派地面。刮骨剔髓。那強盜的明火。只要不燒到他砦寨裏。他算是沒事。一大堆。有時良心發現。便搖旗吶喊。

的在後面。老遠的送送強盜。那被盜劫的村莊。還須準備牛酒犒勞那送賊的團衆。至於那班人物。越法可笑。無非是些戴鐵絲帽子的出身（俗謂豪滑地痞也）。又有本是賊胚。硬威脅村民等。舉他作團長的。尊客此去。一路上倒須小心。那團衆們。四出巡邏。倒專會遇事生風。欺侮行客哩。公子聽了。不由意興索然。當晚宿過一宵。次日登程。循途流覽。却與南方風景大不相同。但見地勢平坦。土脉衍沃。一處處平川大野。一帶帶崇阜高林。有時風起。捲得那撲面黃埃。足有丈把高。使人氣息都噎。道路上所見的來往行客。除河南篷兒笨車之外。便是騾馬駝騎。綱鈴琅琅然。聲聞里餘。便是輕年婦女們。也一般的跨驢乘馬。髻子上蒙着青帕。飄飄然餘帕四垂。只露一點點雪白臉兒。你看他挺着腰板。梗着頸兒。吱吱喳喳。一面叱騎。一面甩腳兒。磕動驢肚。且是跑得起勁。每過村莊。也時有小房茅店。大半都簡陋異常。只就門首土牆上。用磁鋒劃着些某家老店安寓客商的字樣。又用紅布條兒。掛起個破箆籬。便算是店招。每店門首廠棚下。都橫七豎八。安放幾支白木長檯。那矮脚案上。雜置些大餅蒸饅。並鷄子油條等食物。並有大碗價的苦葉茶。晾在那裏。以備行客購用。

這等店道。男人們都去自作生意。只用店婆看門。一面操作針黹。一面却兜攬住客。越是店婆俏俐些。那門首必有些推車挑担的漢子們歇坐着吃喝。都隨便勒出黑毛大腿。箕踞說笑。一面合店婆丢眉溜眼。一面却攤開大餅。捲起鷄子油條。粗而且長。賽如驢腎一般。瞧著黃沙碗內的鹽汁蒜泥。却吃了個噴兒香。當時公子一路備覽。感慨之下。觀不盡的北方風景。是日又經過幾處砦寨。要道上都沒有卡兵。見有行客。都吁唯作態。公子雖覺店人之話不虛。總覺得其中或有奇士。暗想欲訪此中人物。必須耽擱些時。正在怙悒。恰好經過一處長圩。圩上樓櫓備具。倒也有些嚴整氣象。遙見圩門外。正有幾個團兵頑弄拳脚。公子暗想。欲訪此中人物。先須覓寓安頓。抬頭望望日色。業已日西時分。一片秋陽。十分燥熱。那西北角上。却推起一片陰沉沉的烏雲。熱風拂拂。吹得許多野燕兒貼地亂飛。似個欲雨的光景。公子四望店道不得。正在逡巡。只見那片烏雲。茫茫漾漾。趁着風勢直湧上來。頃刻將日輪遮却半邊。只露半規日光。被烏雲所映。都變成紫金顏色。公子料是雨至。顧不得望那長圩。正要拔步急趨。且尋村落避雨。說時遲。那時快。但聽劈劈拍拍一陣響。幾個錢大

的雨點落過。接着便落起驟雨。頃刻間。涼風透骨。暑氣金消。公子本走得燥汗遍體。至此不覺打個寒噤。倒陡覺爽適異常。於是忙忙拔步。冒雨奔去。虧得那雨。只落了頓飯時便住。登時現出雨後長虹。但是那猛晴的日色。越法酷熱。因爲這時。正當七月中旬。這秋後的熱。俗名爲秋老虎。是最可畏的。當時公子。都不理會。拖泥帶水的奔過一程。業已日色將落。却見迎面不遠。現出一處小小鎮聚。約有百十戶人家。從烟樹依稀中。却見許多的戴笠荷鋤的村農。都水淋漓的從各道上。直奔那鎮。一面說笑在田中遇雨的光景。公子捩去向他們一問地名。知這鎮聚名爲集賢鎮。於是公子隨衆暫入鎮中。只見街坊寬廠。除村戶外。也有些賣食物商店。其中一家店內。板檯上。正斜着身兒坐着個媳婦子。購買酒肉麵食等物。都一一裝入提籃中。那媳婦。生得伶俐眼。頗有幾分騷俏。一面收拾各物。一面抬起一支泥污小脚兒。向店人等笑道。你瞧我今天。才晦氣哩。出門一脚。便蹣在泥坑裏。偏偏俺那天殺的。指其夫。又沒在家。還須俺上街買物。這是那裏說起。衆店人聽了。都嘻開嘴。啣着他脚兒。其中一人。便笑道。王大嫂。快別動。待我與你抹淨脚泥。沒的這花鞋兒。都沾污。

了我幾時變作泥坑。被你這棉軟軟小腳兒踏上一下也好。說着伸手去。剛要把握。却被那媳婦脚兒一蹙。便有塊污泥飛起來。恰好打在那人面孔上。招得大家正在都笑。又一店人道王大嫂。不要理他。咱們且說正經的。你這會子巴巴的前來買東西。莫非店中有住客麼。媳婦笑道。有住客倒好哩。俺有錢賺。便污了鞋子。也值得如今沒住客。也須準備食物。倒白白踏了兩脚泥。你說不晦氣麼。那店人笑道。如此好咧。怎還叫晦氣。你放一百個心。少時管保你有客就是。說着向大家擠擠眼兒。道。這次王大嫂買東西的賬。你們只管記我的吧。那媳婦聽了。始而真個推辭。少時却笑嘻嘻奔過去。向那店人夾腦一掌。便罵道。你這廝倒會打趣。老娘難道老娘要你這種客去刷盥盆麼。於是衆店人。鬨然都笑。就這聲中。六公子已逡巡盪過。須臾。將到街盡頭。只見從一帶槐柳蕭疎中。又有幾處人家。那時殘陽一抹。映趁着雨後晴光。甚是有趣。公子一面延望。一面四覓客寓。正這當兒。忽覺肩頭上有人輕輕的拍了一下。接着便笑道。你這位客人。莫非想尋店寓麼。俺家就在前面。店錢公道。一切便當。正好安歇哩。說着身影一閃。從背後轉過一人。公子忙望時。便是方才所見的那

媳婦子。一面向自己微微含笑。一面指着前面一帶短垣道。俺那店。是有名的王家老店。再便當沒有哩。公子料他是個店婆兒。因聞食物店中人喚他王大嫂。便笑道。如此說。你是王大嫂了。那媳婦詫異道。客人怎的便知俺姓兒。公子笑道。方才俺在一家食物店門首。蹚過。却曾望見你購買食物。店婆笑道。可了不得。方才俺也恍惚見你從那裏蹚過。皆因俺好說好笑。那班人們。便向我磕牙鬥嘴。却被客人見。笑道。說話間。眼波一瞟。即便扭捏前導。不多時。到得短垣跟前。推開籬門。公子跟他入去。望時。只見裏面院宇寬敞。客房淨潔。又有一帶短籬。界作東西兩院。靜悄悄的。却沒得客人。當時公子。由店婆引入一處客室中。安置下來。正在坐榻少歇。只聽鄰家有人喚道。王大嫂。你店中。住下客人沒有。若有時。須囑咐客人。明日別走。因為明日。又是那班魔頭們發瘋之日。橫欄在前面大路上。客人們若沖撞他們。恐不便當。便聞店婆笑應道。就是吧。那羣王八蛋。有朝一日死絕了。咱地面上。便該安生咧。公子聽了。也沒在意。不多時。那店婆送進燈燭。合茶水。却笑道。合該客人。明天須耽擱一天。明日前途十里外。藍靛窪地面。各砦寨的團兵們。都在那裏會操。不許行人來往。

方才俺鄰家聽得此信。所以知會於俺。公子欣然道。如此却巧。俺倒好去瞧個熱鬧兒。說話間。吃過一杯茶。無意中。將杯茶合置在案。這時店婆兒。水零零眼兒。正陵着公子。忽見公子合置杯子。不由眉歡眼笑的道。原來你這客人。倒是個老江湖。曉得明天須歇息一日。便想頑（句）說着。嫣然道。既如此。不要耽擱。咱便快快用過飯吧。但是俺這裏。不比他處。須要兩串老錢的開發哩。公子只當他說的是飯價。因笑道。大嫂只管放心。只要你叫我得味。錢是不會少的。店婆聽了。越法歡喜。即便忙忙。慙出客室。這裏公子也沒在意。方剪剪燭花。又吃過兩杯茶。打開行裝。將臥具安置停當。那婆店早已端進酒飯。這時。却梳掠得光頭淨臉。脚下已脫去泥污鞋兒。却換了一雙寶藍色紮花小鞋兒。尖翹翹甚是伶俐。一面就案上。安置酒飯。一面從燭影中。望望榻上設的臥具。却斜睨了公子一眼。微笑而去。這裏公子。那知就裏。便坐向案旁。且用酒飯。雖是山穀村飯。倒也滋味可口。正在一面吃。一面怙愜。明日去瞧各寨。寨會操。倒也是個尋訪奇士的機會。只聽店婆。只管就隔壁室內。窸窸窣窣。少時。更浪浪的水聲響動。並且搓得皮肉噴噴有聲。似乎是洗浴的光景。公子聽了。也沒

理會須臾飯罷。仍由店婆歛具而出。這裏公子小坐片時。起身去展開臥具。移過燭檠。掩了室門。次第價脫光衣褲。疊置榻頭。方背着身兒。抖開袂被。忽聞室門吱咄一響。便有人笑道。這熱巴巴天氣。你抖那榻被作甚。咱便就榻沿頑頑吧。說話間。便覺有人從背後肉膩膩的一把抱牢。不容分說。一支尖嫩嫩的手兒。竟自探到自己胯下。公子回望去。不由大詫。正是。

世亂年荒。民貧鮮恥。客邸閒情。疑雲疑雨。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集賢鎮公子滯行程

藍靛窪尹叟談軼事

且說公子回望那來人。却是店婆露着雪白的一身肌肉。烏雲亂挽。脂粉薄施。只穿着紗兜肚。脚下是大紅軟底困鞋兒。業已笑嘻嘻。乜斜媚眼。趁公子回頭之勢。便登時去香了個嘴兒。一條舌尖。直吐過來。接着那胯下的手。只管捫撮。却笑唾道。再瞧不出你這人精精壯壯。這東西。還須人來客氣他哩。要說六公字。甚麼事體。不曾經過。却等閒不曾見過。這等陣仗。這一來。慌得公子先撥開他胯下的身。當即回手。驚問道。大嫂這是怎的。店婆也詫異道。難道你不曉得。却來問我。不恁的時。你合置那茶杯作甚。並且連開發都已說明。如今你却裝傻起來。快着些。不要耽擱。俺忙碌一日。等你完了事。還要去歇困哩。說着。索性的斜躡身兒。倚入公子懷中。一仰臉兒。竟自雲鬢籠情。香腮帶赤。却提一捻香鉤搭。向公子腹股之間。這一來。鬧得公子。只有連連搖頭。及至向店婆問明緣故。不由又且笑且歎。原來這集賢鎮地面。因連年荒亂。又加以各砦寨團衆們。種種需索。店民都窮困不堪。無以爲生。凡開這等小店的人家。大半都暗操私窠生涯。來往客人。有知其底細。想尋歡的。便合置茶杯以示已

意。那六公子因誤置茶杯，所以惹起這場笑話。（以閒筆映射下文，絕妙。）當時公子忙推開店婆，引被自覆，便笑道：「大嫂不必如此，俺誤置杯茶，却不知有此事體，你便快去。」俺仍然與你開發，就是不提店婆聽了，光溜溜下得榻來，逡巡自去。白提掇得一身火熱，悄悄的呷了一碗冷茶，方纔睡去。且說公子次早一覺醒來，迴思昨晚店婆光景，又是好笑，又是怙悞。這各砦寨中，畢竟有無奇士，便起身結束，剛要喊店婆早些備飯，恰好那店婆揉頭撒脚，困得腮頰上枕痕紅紅的，送進面水合泡茶。彼此一見，都不覺嘖的一笑。公子便道：「大嫂快備早飯，俺用罷。」還向藍靛窪去瞧熱鬧哩。店婆道：「依我說，那是非之地，您不去瞧也罷。」往年時，他們會操，會有個過路客人前去瞧望，他們疑是甚麼歹人，便捉去打個臭死。他們會甚麼操，簡直是借此爲名，刮削地面等事過後，向地面上斂起會操費，好不兇實哩。公子聽了，不由意興稍阻。但畢竟是訪奇士的心勝，以爲那各砦寨的首領們，既能團結起許多人衆，總當有過人之才。雖說是魚龍混雜，又焉知其中沒得奇士呢。思忖一番，只好仍去瞧瞧。再作道理，於是匆匆盥漱罷，用過早飯，到街坊上瞧時，不覺又意興一阻。原來街坊上

有許多人。無不愁眉苦臉。大家說起藍靛窪會操事。各攏眉頭。又有些墩店的行客。在店門首垂頭搭腦。只顧歎氣。公子都不管他。依然鼓起興致。便向街衆們問明道路。出得集賢鎮。直奔藍靛窪而來。一路留神。果見路無行客。約摸撻過八九里。穿過一帶樹林。却得一隆然高阜。上得阜頭望時。只見好一片平川曠野。極日望去。惟見天低若蓋。正北向。却黑壓壓的聚攏着許多人。東一團。西一簇。蟻兒似的。紛紛蠕動。須臾。角聲嗚咽。隱約可聞。那東團西簇之衆。也便越法亂動。有的擺成方陣。有的列作長蛇。似乎是靜待號令。公子料定那裏已是會操之所。便匆匆下阜。奔向正北。約有里餘遠近。早聞得鼓角悠揚。忙趨登一處高坡一瞧。却又是一番光景。只見正北向。就臨高之地。搭起一座將台。上面是錦帷繡幔。佈置的便如戲場。其中設有掉椅。坐着四五個彪形大漢。一色的黃布包頭。身着密扣短衣。下面是腿紉護膝。扎括得便如打手一般。都在那裏挺胸腆肚的大說大笑。正這當兒。又由繡幔後。轉出個大脚婆娘。漆黑的驢臉上。薄施脂粉。便如經霜的冬瓜。生得掃帚眉。大環眼。堆腮縮項。趁着一張血盆大嘴。好個怪相。但是結束得却嬌模嬌樣。身穿青袖衫褲。腰束洒花。

汗巾。從繡花褲脚下。露出徑尺的蓮船。望得公子。正在詫異。只見台上衆漢子。一見那婆娘。便如衆星捧月般。直圍上來。都爭着攬衣促膝。拖他就坐。那婆娘。却扭頭折項。作張作致。正在分不開許多來。拖之手的當兒。却有個漢子。從背後攔腰。便抱那婆娘。更不回顧。只用屁股。儘力子向後一偎。那漢子登時放手。並且彎了腰子。似乎是禁當不得。於是衆大漢。拍掌大笑。向那漢子道。你這胎毛方燥口黃未乾的人。竟敢向施老娘。弄手掉脚。真是太不自量了。如今且慢頑笑。便請施老娘。傳令開操。咱頑過這檔子。便都向施老娘寨中去吃酒。儘力子樂他一天。明日大家分頭。還須去斂操費。且是忙碌的狠哩。說着。共擁那婆娘。居中坐定。衆大漢兩旁列立。便有個漢子。從腰間掣出面小白旗。邁了個連環僧步。一逕的卓立台邊。這一來。望得公子。好不詫異。既不曉這班人。是何脚色。又見他們嘻笑之狀。便如兒戲。難道這班人。便是各寨寨的首領麼。正在怙恠。便聞將台下鼓聲大作。忽的震天價一聲喊。似乎是向將台上聲喏一般。公子忙望時。幾乎失笑。只見台下數隊團兵。居然也鎗刀簇簇。旗幟鮮明。但是細望去。都是些七長八短的村漢。更沒得軍裝。只是尋常打扮。大家擠

熱羊似的。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却舉得旗械麻林似的。有的還口中亂噪。正這當兒。便聞台上屁嘯似的一聲號炮。接着台邊那漢白旗一舉。這一來。台下各隊登時大亂。且不去分行列隊。却蛆蟲般亂鑽亂拱。並且互相亂喊道。俺寨衆是頭隊。那個不知退讓的。咱便打他娘的。又有攘臂大喝的道。好好。咱便見個高低。那個怕你的。却不是人。正鬧得不可開交。却又有大呼閃路的。鬧得公子。但見眼前一片人粥。更辨不出甚麼陣式。直至台邊那漢。舉着白旗。向台下大罵道。你們這羣混賬東西。若再這樣不聽號令。吾是叫施寨主罰你們洗裹脚布的。公子聽了。更不暇笑。就這一片擾攘之中。那台下各隊。已自鳴鼓吹角。胡亂的操演起來。要說六公子。深通韜略。甚麼陣法不曉得。但是這時觀却陣暗含着直了眼兒。只見各隊。就台下翻翻滾滾。走馬燈似的。繞台兩匝。又胡亂的排作兩大隊。彼此搖旗吶喊。鬧了個土起塵飛。便算了事。瞧得公子。正在意與闌珊。便聞將台上。金聲一鳴。各隊都退。却老遠的駐隊不去。那台下。只賸下幾個隊長模樣的人。一個個摩拳擦掌。甚是威風。都目不轉睛的。瞅定台上。公子只當是還有甚麼操法。他們定是靜待號令。正要移目台上。便聞嘩

拉一聲響。却由台上撒下許多銅錢。這一來。不打緊。那台下幾個人。登時哈了一聲。奮勇齊搶。四面的駐隊。也便喊聲大作。就這聲中。台上那婆娘。却鼓掌大笑。公子見狀。越法莫名其妙。正這當兒。又見台上那幾個彪形大漢。已自捉對兒打起拳脚。公子望去。却是一派的江湖滑腔。須臾。打罷各退。那婆娘。又卓臨當場。丟開身段。紮手舞脚的。拉了一個四鬥兒。公子瞧到這裏。不由意興大阻。暗想這班人。若果便是各砦寨的甚麼首領。真可謂烏合之衆。安得有甚麼奇士呢。正在嗒然之間。忽聞背後草間步履響動。便有人低語道。你這客人。想是等候過路的麼。他們這一跳鬧。總須大半日。不如且向老漢家中歇脚哩。說話間。蹓過兩人。却是一童一叟。各負束薪。看光景。十家貧窶。公子料他是左近居民。因正要探探各砦寨的底細。於是迎上拱手道。多承老丈盛意。只是打攪不便。老叟笑道。不必客氣。老漢往年家境富裕時。最爲好客。如今雖貧困下來。一杯苦茗。還能辦得。說話間。三人蹓下高坡。便趨一條蜿蜒小徑。行約里餘。來至一處荒涼村落。街坊東頭。却有一片高大房舍。只是破敗不堪。從頽垣斷壁中。還可想見當年命煥氣象。那丹青剝落的門楣上。還掛着保衛桑

梓的扁額。老叟走到那宅前。即便肅客而入。公子一路留神。只見裏面宅勢十分宏廠堂軒俱備。只是景况蕭索。如破廟一般。各廂室中。連牕紙都沒得。五間正廳。空洞洞的裏面。却雜置柴草。只有最東頭一間兒。掛着破布簾兒。當時童叟就廳中放下束薪。便由老叟引公子。暫入東間。賓主落坐。公子留神。瞧時室內。雖是敝几破榻。收拾得倒還乾淨。須臾。由童子獻上茶來。老叟一面敬客。一面展詢邦族。公子不便實言。只說姓班。是由此北上的過客。却爲團衆們會操所阻。及至回詢老叟。知他姓尹。合那童子。却是祖孫。當時公子合尹叟。酬答數語。即便問起此間各砦寨中。有無豪俠人物。尹叟歎道。不要說起。這班人們。都是地方之害。還講甚麼人物。卽如方纔會操。將台上那羣男女。便是各砦寨的首領。衆漢子。都是土豪猾盜出身。當國變時。即便威脅居民。爭豎義旗。及至事敗。是居民遭殃。他們是各挾苛歛所得的重貲。溜之大吉。過些時。事體已定。他們又趁勢鑽出來。借防盜爲名。倡辦團練。從此便挾盜科歛。作威作福。那鄉中稍梗其命。他便登時給你個見過兒。夜間幾處明火。是再準沒有。其實那盜徒。便是他們手下的黨與。卽如將台上那大脚婆娘。名叫施老娘。本是

鹽梟幫頭出身。有一身水牛似的氣力。善用雙刀。每臨敵。赤膊跳躍。便如母夜叉一般。曾在某山口截阻官捕。他一人退却。官捕百餘人。臨走時。還赤體穢罵而去。那時有某寨首領。因合某砦中爭氣不勝。便引施老娘。以爲己助。雖然借施老娘之力。勝了某砦。但是爲日不久。施老娘便火併了某首領。自爲某寨之主。從此各砦寨。都畏其兇。便羣奉以爲總頭兒。所以他在將台上。那般張致。卽如老漢當年。雖不敢說是素封之家。却也儘足溫飽。好好一份家業。都壞在他們手中。只落得老弱伶仃。苟延殘喘。班兄。你還問他們甚麼人物。說罷。不勝恨恨。公子聽了。不由將向各砦寨訪求奇士的一團高興。打退一半。因驚道。那麼老丈。曾被這班人。劫搶麼。尹叟搖頭道。不曾。但是這事說起來。話長咧。班兄。且慢慢吃杯茶。聽俺細述毀家之由。便是前兩年時。俺這藍靛窪地面。忽然來了個魑魍漢子。生得凶眉暴眼。高大身量。好個惡相。初來時。只蹇驢襍被。隨身一口鐵單刀。便住在一處古廟中。廟祝雖覺得他來路不明。一來不敢攆他。二來貪他些房金。只得且覘光景。但是那漢子。也並沒甚麼詭異行爲。不過每月酒醉飯飽之後。時或出去半日。方回。廟祝問起他。他只說去訪朋友。並

且性兒揮霍。銀錢隨手淌去。都取給於行裝之中。往往打酒買肉。命廟祝整治了。相與吃喝。賸下來。都與廟祝。廟祝雖覺得他這銀錢來得詫異。却也瞧不出甚麼破綻。一日。那漢忽向廟祝道。你與我燻宰一支猪子。打上兩甕好酒。將酒肉整治停當。借用你數十支酒碗。一總兒與我搬入後殿中。俺要夜間會幾位朋友。起更之後。你便須避向廟外。切不可窺探打攪。因爲俺那些朋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脚色。你若被他們張見。却大大不便。說罷。把與廟祝一大包銀兩。卽便逡巡去了。這裏廟祝接了錢兩。好不怙懣。只得依他的話。準備起來。不多時。肉熟酒備。都安置在後殿中。旁晚時分。那漢慙來。便喜道。有勞道長。你且喫個盡興。解解勞乏。廟祝不便推辭。只得陪他吃過幾杯。踰跟而出一面走。一面怙懣。便就左近相識人家。借宿下來。一覺醒來。業已將交三鼓。側耳廟中。却靜悄悄不聞動靜。廟祝不由暗想道。那漢子夜間結會朋友。想沒甚麼好事。不如且規規光景。果然魑魍時。急須報知莊衆。才是想罷。悄悄起身。摸向廟門。却是鎖的。便放輕脚步。由廟後牆跳入。才轉向後殿前。早望見殿上一片價燈燭輝煌。忙就榻扇縫向內張時。不由大駭。只見那漢子穿一身奇詭衣服。

紮括得非僧非道，氣象尊嚴。端然正坐，手持書冊一卷，一手持筆，兩旁列立數十人，裝束不一，態度各別。細望去，士農工商，並諸般雜色人等，一概都有。這時却視端容寂，就彷彿身臨甚麼盟會一般。一個個肅然鵠立，都偷眼兒望着那漢，便見那漢翻冊一頁，向左列中一點首。卽有一人趨進，由那漢熟視一回，卽援筆向冊，似乎註了姓名。那人退後，便有人繼進。那漢如前的援筆註冊。左列註畢，便依次價去註右列。須臾，數十人註冊都畢，便向那漢一字點定。這時那漢也便捧冊起立，衆人向冊一齊叩首罷，便由神龕後轉過一人，手捧一個酒盆，置向神案。衆人都揜臂勒袖，亂糟糟圍將上去，張得個廟祝，心頭亂跳，腿子發軟的當兒，便見衆人，各由腿裏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尖刀，齊伸右臂，用刀便刺。登時將鮮血滴入酒盆。這時案上燭光，禿禿亂顫，偏巧結了兩個綠瑩瑩紫巍巍鬼眼似的燭花兒，照得衆人的臉子，便如一羣鬼怪一般。（閒中著色，愈見精彩。）那廟祝料他們是歃血結會，恐被他們覺得，自己偷張，正想躲避，便見那漢子用手向自己當心一指，又復上指天，下指地，以示此心堅定。天地鑒之之意。衆人一齊如式指畢，卽便各飲血酒一杯。那漢子一見面有

喜色。便執冊正立向大家朗然數語。似是口號。又似戒條。衆人聽一句。應一句。但是廟祝却一字不懂。正疑惑他他們說起江湖黑話。一定是要出去打劫之間。便見那漢子復歸舊座。便有人獻上酒肉。衆人也便就兩壁下長案上。大吃二喝起來。班兒你猜那大漢。是何脚色。如何聚積那班人。六公子沉吟道。莫非那大漢是江湖間的盜魁。歃血盟衆。去打劫那裏麼。尹叟道。不是的。他雖不是盜魁。却也差不多兒。您且聽吧。當時那廟祝不敢久窺。便悄悄仍由廟後牆爬出。怙愾所見。一夜價也沒好生睡。次日到廟入後殿瞧時。但見燭淚成堆。骸骨遍地。兩甕好酒。涓滴也無。躡入那大漢室中一瞧。只見他酣睡如雷。廟祝想起夜間所見。脚下一顫。却觸着矮檯上所置的銅面盆。噹啷一聲。驚醒那大漢。一見廟祝變貌變色的。瞅定自己。料他是曾夜來窺探。於是慨然不諱。便一述自己的來歷。原來那大漢姓洪。名金城。排行第二。江湖上人稱洪二哥。又稱單刀手。因他善用一柄折鐵單刀。端的是變化無窮。潑水不入。他少年時出門求師。不辭辛苦。五年光景。自以爲技藝大成。一日入山訪友。適遇大雪。山徑間堆得半尺厚。金城一面冒雪疾趨。一面尋望避雪處。却見遠遠的爛銀堆。

似山坳裏。現出一座小小茅庵。奔臨將近。仔細一瞧。却叫得晦氣。原來那庵牆。破壞不堪。兩扇東倒西歪的門。虛掩着。門前並左右。一片白皚皚的雪。連個足印也無。金城見此完景。料是無人的荒庵。只好且人去避雪。再作道理。便緊緊背上的行裝。提了單刀。正踏着亂琮碎玉。直奔那庵。忽聞身旁岔道上。有人笑道。叻。你這笨漢。好不知趣。俺這片玉田瑤圃。自己都捨不得踏。你却結我踏爛。出家人不愛財。你便把出十兩銀。賠俺這地吧。說話間。由雪林影中閃出一人。金城一望。不由倒抽一口涼氣。公子聽至此。正在頃耳。却聞街坊上。奔馬似一羣人跑過。慌得尹叟。忙蹙向大門去。瞅。正是。

孤情一往。物色奇士。客路逡巡。且聞軼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學藝術欣逢一點紅 巧姻緣戲試連珠彈

且說六公子正聽尹叟講得有趣。忽聞街坊上人衆奔走。也要跟尹叟去瞧時。那尹叟已攢眉蹙回道。不相干。這是那羣魔頭們散隊。咱且接續前話吧。當時洪金城一見那來人光景。又在這荒僻山坳中不由暗想道。此人有些蹊蹺。他雖是一片戲言。索取賠銀。倒不可不防備一二。原來那來人。却是個三十多歲的尼姑。生得苗條身裁。長眉秀目。左鬢角上。有鮮紅的一點朱痣。雖是半老徐娘。尙自頗饒豐韻。就他眉梢眼間望去。想見當年。是個俊人兒。揹着竹杖。上懸竹籃兒。籃內盛着雪裏紅菜。並竹筍。笑吟吟望着自己。飄然而來。但是舉步翩翻。如不沾地。積雪上。一些足迹也無。你想洪金城。雖在少年。因久在外邊求師學藝。也自略曉江湖上的勾當。今見這尼姑。竟有這等輕身提氣工夫。又可巧自己行裝中。有百餘兩銀的資斧。一時未免心下怙懣。但是又不欲避去。示人以弱。又因自負本領。轉念之間。也便不以爲意。於是向前拱手道。女師付。想是此庵庵主了。小可山行遇雪。想借寶庵。權宿一宵。便求方便。則個。女尼笑道。當得當得。小尼獨居。正愁着沒個伴侶。得居士來。共此寂寞。休說

是一宵。咱便永結個山中伴侶。且是好哩。說罷。嫣然一笑。即便前行。導客。金城跟在後面。見他步履輕倩。並自己足迹痴重之勢。好不心下躊躇。逡巡間。蹵至庵門。恰好那女尼。一面伸手推門。一面引臂讓客。金城欲示勇力。便借謙遜之勢。運足右手全力。唳搭聲。把住女尼之臂。剛道得一聲。師付且請。那女尼格格一笑。便趁金城把握之勢。向前面輕輕一帶。那金城。已身不由己的頓向前面。足下踉跟。方要跌向門檻。那女尼。却輕起纖手。向金城背上。不卽不離的微微一黏。說也奇怪。偌大的個洪金城。登時被人家手風兒黏將起來。便如磁石引針一般。當時金城。但覺背上熱如火炙。吸力甚大。極力自鎮。方才踏穩足勢。原來那女尼。顯得是運用罡氣的工夫。便同那百步拳法。是一樣的道理。那罡氣運足。能擊人於百步之外。所以手纔黏背。便能將洪金城吸將起來哩。但是這時金城。雖覺不妙。畢竟是初生犢兒。不怕虎。又恃有單刀絕藝。於是哈哈一笑。即便前行。那女尼也如沒事人一般。兩人來至庵中。就一處靜室中。各放下所携之物。相與落坐。金城不敢疎忽。却將單刀。倚在身邊。女尼見了。只微微含笑。一時間。起身盪出。自去烹茶。這裏金城。將室中仔細一瞧。不由又悅。

然莫測。只見裏面几榻奩具之類。無所不備。鋪設得便如香房繡闥一般。榻上是衾枕燦然。几上是金猊篆。只有几前多着一具蒲團。細看那蒲團。却是龍鬚細草編就。上作種種花紋。周緣是青緞鑲就。用手略移。但覺溫軟異常。似有香屑靠起。再望到榻頭壁上。却掛着一幅小小畫像。畫中人是個美丈夫。作半文半武的裝束。頭戴軟巾。長袍革帶。足下烏皮靴。張弓挾彈。英氣勃勃。便如那送子的張仙。只少髭鬚。金城見那畫畫得有趣。一面暗忖。這女尼不像真正出家人模樣。一面起身。趨向榻頭。想細瞧那畫。忽一眼望見榻裏向有個小小枕函。非漆非革。函上面精鏤着一柄小劍。四圍作雷鼓花紋。並雲氣滉瀟之狀。製得來十分精緻。金城覺得好頑。便隨手拿起那枕函。瞧玩一番。方要開看內貯何物。却吃那女尼從背後搶來。一把奪過。置向原處。驚得面目更色。却笑道。你這人。好生鹵莽。虧得俺一步趕到。這函兒是等閒開不得的。說着。氣息微促。猶有餘悸。金城見女尼着忙之狀。只疑那函中藏有背人的秘器等物。轉倒心下好笑。於是轉身就座。一面吃茶。一面合女尼攀談起來。先自家跨張一回刀法武功。並自言姓氏。然後致詢女尼。爲何獨自居此荒山。那女尼只笑。

而不語。却一面秋波送睇。溜溜的膘將過來。談笑間。支頤掠鬢。端的是態有餘妍。金城見狀。雖是越法怙愒。但是見女尼意涉邪媚。反倒將防備他奪取資斧的心。放下一半。這時院中雪勢已住。當由女尼端進蔬筍飯食。彼此坐下來。一時用罷。須臾天色已晚。女尼導客來至一處廡廳中。裏面燈燭已設。長榻上。臥具畢陳。虛掩着垂垂錦帳。於是金城就廳隅置下行裝。趁勢提起單刀。向女尼笑謝道。小可無端來打攪師傅。今有薄技獻上。一來敬致謝意。二來求方家指示一二。說罷。撒開門路。颼颼舞起。真個人影都無。滿廳中刀光亂滾。這一來。招得那女尼笑作一團。忽的身兒一閃。影兒沒得。那金城只願舞酣。以爲女尼見自己的刀法兇實。起了怯意。一定是躲入帳中。以避刀鋒。正在得意之下。忽覺腦後。總似有個手掌一般。不是戳項。便是捏耳。有時順着脊骨。直劃下去。戳到臀縫。鬧得金城。痒悻悻的。甚是詫異。用盡了許多身法。却就是擺脫不得。少時性起。便猛可的倒提刀鋒。從自己跨下。向後一戳。却聞窸窣一聲。背後有人笑道。居士這刀法。果然高妙。若非俺躲得快時。怕不被你戳穿褲襠麼。金城忙回身望時。不由慙然自愧。意氣頓盡。原來腦後那手掌。非別個。便是

那女尼這時方略彎纖腰。手捧小腹。向着金城似笑非笑。呷。當時金城見女尼如此手法。情知遠勝自己。只好丟下單刀。自謝無狀。女尼却笑道。居士這刀法。雖非正派。也儘可造就。如今且漫談此道。且請安歇吧。說着。轉身一笑。即便遁出。這裏金城隨後去。關廳門之間。但覺腋下。微風颯然。接着榻前几上的燭影。搖並帳帷。略動。當時金城也沒在意。且喜那女尼舉動。間似無惡意。於是放下心來。一面就榻前椅上。脫却衣褲。一面又沉吟起女尼說自己刀法。非正派的話。赤條條。站將起來。一逕的揭帳登榻。這一來。不好了。却被一人。肉膩膩的一把抱牢。只道得一聲來。啣。那香漬漬的嫩臉兒。直僵過來。却是那女尼。一般的精赤條條。更不知是幾時鑽向帳內的。當時金城大駭。極力想掙脫。無奈四肢被女尼裹抱。賽如肉籀。那裏能掙脫得。逡巡之間。那女尼忽漾出萬種風情。一味嫵戲。燭影光中。兩人一陣價白。身宛轉。要說金城。雖是個兇暴的漢子。却不好女色。今見女尼如此相嫵。不由怒起。便正色道。俺洪某也是一條漢子。今因打攪寶庵。何得如此相戲。師傅。你身入空門。是情慾都盡的人。如何倒如此無恥。你要俺性命都使得。若要俺與你苟合。却不成功。說着。連連大

唾就這聲中。那女尼忽的釋手大笑道。好好。你這人端的不錯。既有些正氣。俺不防教你武功。方才你若肯從我時。你且瞧瞧這傢伙。俺早與你準備在此了。說話間。從褥底抽出一柄七首端的鋒鏑耀目。金城至此。方悟女尼是試探自己邪正之意。方才若稍一放蕩。早已性命不保咧。於是金城駭汗雨下。又料這女尼定是異人。即便光溜溜滾下榻來。叩頭拜師。妙在那女尼也行若無事。居然赤條條端坐在榻。受了四拜。從此金城便留庵學藝。與女尼執炊爨之役。一切的內工外工。經女尼指示。却與從前所學大不相同。那單刀絕技。也便從此成就。轉眼三個年頭。師弟在庵。甚是相得。金城有時問起女尼的俗家來歷。女尼仍是笑而不語。有時或微微一歎。那女尼除授藝靜坐之外。亦不甚外出。每值歲時令節。必在那畫像前。供祀茗菓。淚背瑩瑩。看光景十分傷感。又每過數月。必遠行一次。月餘方回。只說是去探遠親。但是金城都不敢問。只是潛心學藝。一日秋風聲起。金城就庵外寬廠處。試了一回拳脚。自覺顧盼得意。正這當兒。忽見遼空雁行。嘹唳而過。這一來。金城忽有感觸。頓起鄉心。原來金城還有個親哥子。名叫玉城。却是個多財庸懦。死心瞎眼的脚色。真是上牀

認得白臉的。下牀認得黑臉的。在戚族街坊等身上。簡直的一毛不拔。娶了個老婆。邢氏。偏又是個鐵口夾沙子。夾一百里地。不掉渣子的貨兒。因此玉城在鄉里間。很沒人緣兒。但是玉城却畏邢氏如虎。因爲邢氏生得十分妖嬈。街坊上輕薄子弟。見他皮肉白嫩。便給他起個混號。叫玉美人。這邢氏本是個訟師的女兒。訟師門下來往的。都是些混賬人。不知不覺。那邢氏便被那班人勾搭上手。其中有個訟師的鄰人。名叫毛斌的。生得精精壯壯。是個花拳繡腿的子弟。尤爲邢氏所愛。這一來。鬧得訟師門前。拋磚擲瓦。委實不成模樣。訟師欲去這塊羶肉。免招羣蟻。訪知洪玉城多財鄉居。便煩人說合。願將女兒配與他。玉城也因多財。欲攀訟師之勢。當即娶過邢氏。却不道暗含着晦氣。了個洪金城。因爲金城這時。方在揮金結友。逐處學藝。每日裏酒肉賓朋。自不消說。並且大把的錢鈔。把與朋友用。瞧得邢氏。好不心痛。於是枕上鶯聲。分却天邊雁影。當即兄弟析居。金城只顧在外尋師訪友。打熬氣力。合玉城相別有年。所以望見雁行。一時感觸起來哩。當時金城望雁徘徊。正在鄉心無那。恰好女尼暫來。問知所以。便歎道。原來你也有個哥子。這是該去瞧望的。便是俺俗家。

中也有個哥子。所以俺每過數月。便去瞧望他。如今你藝業已成。原該回鄉才是。只在今晚。俺當與你置酒餞行。金城聽了。不由十分戀戀。那女尼殊不理會。便携了金城。就庵後高林邊。散步一回。又講論了許多武功。當晚。月明如晝。女尼就庵內靜室中。置酒。師弟對坐下來。吃過兩杯。金城因分手在即。便慨然道。弟子蒙師傅造就一場。只是至今還不曉得師傅的來歷。俺竊觀師傅光景。一定是因甚麼事故。方才託迹空門。便請見示明白。容弟子異日報答大德。女尼見問。不由眉頭立蹙。撲簌簌落下淚來。道。你猜測的話。倒也不錯。俺委實因一番傷心事體。才看破紅塵。要修個來世。說起俺的來歷。那裏是蒲團鐘磬的生涯。却是殺人放火的勾當。你可知十餘年前。江湖間有個著名女盜。一點紅。麼。那便是今日的我了。金城聽了。大驚。噹的聲。酒杯落案。原來這一點紅。是當時江淮一帶有名的女盜。來去如風。專以單身價劫奪來往的富商顯宦。用以救卹貧民。官捕們無如之何。因他鬚有朱痣。所以人稱爲一點紅。後來忽的無踪。行旅們至以相慶。在當時。一點紅的大名。是無人不知的。所以金城猛聞。驚聳如此。當時金城。聳然拭目。一面端相一點紅。一面正在發怔。一點紅

又指那畫像，戚然道：俺的傷心事體，便因此人。當時俺雖喜大仇得復，却已萬念灰冷。所以才隱居此間。於是引杯歛歔，又說出一片話來。金城方知那畫中人，名叫鐵彈子，名揚本領，高強。又有一椿聯珠彈的絕技，故得此名。本是一名標師，從少年出馬，便無失事。一日偶然訪友策馬山行，一面走，一面彈打山雀頑耍。正在馳驅，忽聞背後驢行得，回頭望時，却有個二十餘歲絕俊的媳婦子，相從在後，穿一身農家衣服，甚是樸素。一面走，一面用小脚磕動驢兒，只顧望着自己彈打雀兒，微微含笑。名揚見了，也沒在意。依然縱轡前進。正行間，恰有一羣山雀飛噪林間。名揚按轡注彈打去。彈子發出，才至中途，却被背後一石子飛過，拍的聲，正着彈子擊落在地。名揚初時，還沒在意。趁羣雀驚飛之際，忙又開弓注彈。颼颼的連發兩彈，說也不信，却不多不少。又從背後飛過兩石子，擊落兩彈。這一來，名揚大駭，料得事兒蹊蹺。一面策馬，一面回頭瞅時，不由心下頓起怙懣。原來後面那媳婦，正在驢子上笑吟吟的飛弄石子兒耍子哩。當時名揚馬上行裝中，也帶有數百銀兩。見此光景，那敢怠慢。便暗作準備，潑刺刺放馬跑去。便聞後面驢子也緊跟下來。名揚至此，更不猶疑。

便猛的回身。喝聲著。一彈打去。那媳婦左手起處。接個正着。名揚第二彈又到。那媳婦笑一聲。只伸右手。用兩指輕輕捏牢。正在雙揮玉臂。櫻口一張。格格亂笑之間。這裏名揚大喝一聲。第三彈。直奔那媳婦面門。但聽咯嘣一聲。却被那媳婦噙彈於口。正在磕動驢子。往前緊趕。那名揚開滿弓勢。覷得仔細。向那媳婦心窩上。便是一彈。這時。那驢子正跑到一帶大樹旁。名揚從樹影中。望那媳婦。這次似已着彈。竟直挺挺仰臥在驢子上。兩手亂舞。似乎是痛極之狀。名揚大悅。返轉奔去。一面價掛了彈弓。拔刀在手。舉起刀。還未落下時。但見那媳婦。雙足一蹙。刷一聲。一個彈子。從兩趾間飛出。正打向名揚刀頭。鬧得名揚。悚然勒馬之間。那媳婦早躍然坐起。嘆的口噴出。噙彈。却大笑道。好個名聞遠近的鐵彈子。金名揚。直恁的不知戲耍。倒會欺負俺娘兒們。如今還有兩顆鐵丸子。快將去賣爛鐵吧。說着。兩手一揚。那兩個彈子。竟擦着名揚左右耳根。瞥然而過。於是名揚大驚。情知是遇了勁敵。便殷殷請問姓氏。那媳婦笑道。不須多問。你有胆量。敢到俺家吃杯茶麼。名揚聽了。雖是怙愾。然又不欲示怯。於是慨然應允。合那媳婦並騎蹇去。須臾。來至一山環中。從林木映帶中。現出

一所高大宅舍。門前正有幾個彪形大漢。在那裏試頑刀棍。一見那媳婦引客到來。便上前接過坐騎。旋踵前驅。一片傳呼。直入宅內。名揚至此。只得把心一橫。跟了那媳婦。大步前進。方至宅門。早有個威凜凜的男子。岸幘出迎。大笑道。阿妹果然好手段。竟引得遠客來了。如今裏面喜筵已備。且進去款談吧。說着。向名揚拱拱手兒。即便轉身導客。名揚一路留神。只見裏面正廳上。懸燈結綵。廳外是僕役鼓樂。十分熱鬧。就仿佛有甚麼喜慶事一般。須臾。來至一處客室內。賓主坐定。僕役獻茶退出。名揚方要開口請問男子等的姓氏。只見那媳婦。起拊男子耳畔。含笑數語。男子大笑道。阿妹只管放心。且請迴避。此事都在阿兄身上。就是那媳婦聽了。翩然趨出的當兒。這裏男子。向名揚言無數語。登時將名揚鬧得恍恍惚惚。便如作夢一般。於是不禁不由的向男子口稱舅兄。彼此拍手大笑起來。尹叟說至此。略爲飲茶。公子却笑道。俺猜這媳婦。或就是一點紅吧。尹叟聽了。不由一笑。正是。

野老閒談趣。江湖軼事多。
會當銷意氣。奇士費搜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覘劍氣辭師歸故里

復兄仇避捕入紅幫

且說當時尹叟笑道。班兄猜的不錯。那媳婦果然是一點紅哩。原來一點紅。久慕金名揚。是個意氣男子。又適值自己新寡。想從此不幹那強盜生活。因此有蔦蘿附松之意。這日恰探得名揚訪友山中。所以作此狡獪遊戲。引致名揚。那威凜凜的男子。便是一點紅的哥子黃天佑。綽號兒小天王。也是江淮間一名劇盜。但是他却輕易不親自出馬。只穩坐山中。遙領着手下許多的黨徒。勢力非常之大。休說官捕們提起他來。魂夢中都怕。便是當地官府們也都暗含着拉籠他。希圖他瞧點面孔。不在本地作鬧哩。當時名揚見那天佑說出姓名。並一點紅欲嫁自己之意。既憑空得了個俏麗渾家。又可爲保標的勁助。真是喜出望外。當卽口稱舅兄。一口應允。當時青廬禮數。既已早備。即便如禮成親。過了三朝。名揚携一點紅。盪回家下。燕爾風光。自不消說。從此名揚保標。便夫婦偕行。端的是威震江湖。強徒斂迹。過得四五年的光景。不想好事多磨。那名揚却中人的狡計。喪了性命。因爲名揚一日保了一項重標。單身獨出。行經一處山道中。落店午尖。時當夏月。名揚到店。指揮着馱騎人等。安置

停當。便自卸下彈弓。就院中廠棚下歇息納涼。一面吃茶。其時棚下別座上先有個短衣漢子。身旁置着小包裹。伏身於几納頭。睡名揚以爲也是午尖的過客。殊不介意。便一面拂拭彈弓。一面向送茶的店夥道。前面的道途。可還好走麼。店夥皺眉道。好教爺台得知。近些日來。前面道途。頗不安靜。過此的客人們。都在小店等候。客多了。結成隊。方敢起程。如今爺台爺。携有標銀。端須小心一二哩。名揚聽了。霍的站起。隨手兒開滿那弓。却大笑道。俺怕他甚鳥。前途若有強人時。且叫他認得俺鐵彈子。金名揚哩。店夥聽了。正在改容起敬。却見那短衣漢子。猛的醒來。向名揚端相兩眼。又瞅瞅彈弓。便由腰中掏出錢鈔。置在案上。道。夥計。飯錢在此。俺要攪路去了。說着。提了包裹。拔步出店。這裏名揚也沒在意。便就椅後倚了彈弓。喚到酒飯。匆匆用罷。但是用飯時光。却有個街坊上的頑皮小兒。手持一根香火兒。跳鑽鑽的跑入棚內。就自己椅後。只願頑耍。名揚因店道中往往有送香火請吸烟的乞婦孩子等。當時也不理會。不多時。開發過店錢。督衆起行。名揚跨馬背弓。佩了彈囊。出得店來。約摸。捱過十餘里。行經一處密松林前。名揚見地勢荒僻。四外價亂山合。杳杳無村落。

正在督衆急趨。頗有戒心。只聽唻刺一聲。由林中射出一支響箭。前面馱騎人等。剛喊得一聲不好。早由林中。掄出十餘騎高頭大馬。上面都是雄赳赳的強盜。那短衣漢子。亦在其內。一面揮刃如風。一面大叫道。金名揚。你是曉事的。快將標銀留下。饒你不死。不然。却莫怪。名揚大怒。情知那短衣漢子。便是強盜眼線。於是更不答話。忙由背上。取下那張鐵胎彈弓。注彈於弦。拉個滿時。但聽拍的一聲。叫聲苦。不知高低。竟自弓弦立斷。細看斷弦處。却有焦燒的痕迹。名揚至此。方怪那耍香火的小兒。亦係盜黨。當時名揚。施展不得絕技。只急得手足無措。正要回馬跑去。再作道理。却當不得羣盜漢。已自圍裹上來。白刃翻飛。只願亂斫。名揚無奈。只好拔刀對敵。雖說是本領高強。畢竟一難敵衆。可憐支持沒多時。一位威名遠震的少年標師。竟死於亂刀之下。當時馱騎標銀。一概被劫。自不消說。這警聞。傳入一點紅耳中。登時痛絕在地。但是他悲恨之下。早定計較。便向跟隨名揚逃回的人們。問明失事的所在。即日去探踏一切。方知那劫銀的盜魁。還勾留在山中某處。於是一點紅。夜入其居。殺却盜魁。並焚其居。雖是血仇已復。却關得萬念灰冷。於是盡散家貲於鄉里。別却其兄。

黃天佑竟自削髮爲尼。雲遊各處。末後愛這山中幽靜。便誅茅結庵。久居下來。日月多暇。只修煉劍術。以爲消遣。不想無意中。却遇着洪金城。當時金城聽一點紅說罷。來歷。只有且驚且拜。一點紅却笑道。這過眼前塵。提起來。但增人感喟。趁此月色大佳。且待俺舞回劍。一識別意何如。金城聽了。便跼起。想去取劍。一點紅笑道。俺自有劍在此。咱且向庵後去頑耍吧。說着起身。由複室內。取出一個錦袱。打開看時。裏面便是金城初到時所見的那個枕函。金城見了。正在怙懾。劍在那裏。一點紅已擎起枕函。携了自己。便由庵後門。趲向庵後。只見一片月華。照徹高林。清光穿葉隙而下。遍地上。便如篩銀簸玉。遠望偏東向。百餘步外。有一株森聳古松。橫撐一支鐵柯。勢如虬龍。尤有奇致。金城合一點紅。並立當場。正在翹首四望。只見一點紅。徐啓枕函。倏的冷風颯然。寒鋸簇起。便有一團白嘩嘩光彩。明瑩無比。如彗星經天一般。刷一聲。騰起數丈。直穿林表。就高林中。略一遊走。落葉紛紛。已自下如密雨。那道光彩。雖長僅尺餘。却與月爭輝。在林中高下翻飛。便如閃電。有時嗤然射向金城跟前。逼得人氣息都噎。急瞧一點紅。却舉手招搖。那光彩便隨他手兒低昂遠近。一時間。栖雀

驚飛。遠禽爭噪。映射得一天月色。都似有些黯淡不明起來。金城料是甚麼劍氣。正在神驚意悚。只見那光彩。倏的奔向那株古松。便聞唳唳一聲響亮。驚得金城險些栽倒。急望那橫柯時。早斫斷在地。於是一點紅擊起枕函。那光華忽的一斂。逕投函中。金城忙望時。却是一柄寸許長的小劍。當時金城見狀。知是劍氣合一絕頂的劍術。讚歎之下。便請留居。仍復從學。一點紅笑道。欲造此詣。須世情都屏。惟餘道念。方能行得。你非此道中人。將來能夠除却與人矜勝心。或者可語此道。亦未可知哩。次日。金城拜別一點紅。直奔故鄉。先到自己家中。瞻望過。到玉城門前一瞧。不由一怔。原來那宅舍。已換新主。玉城死掉。連邢氏也捲了家貲。嫁了那訟師的鄰人毛斌。當時金城猛見此狀。真賽如高樓失脚。及從街衆們訪知底細。不由又怒氣冲霄。原來那邢氏。合毛斌舊情不斷。戀奸胆大。便索性的暗下毒手。兩月前。玉城還好端端的出出入入。忽的由邢氏聲言得了重病。請醫打藥的鬧過兩日。那玉城竟自嗚呼哀哉。草草埋葬過。邢氏便紅裙重著。嫁了毛斌。至於玉城死的情節。却甚是黯味哩。你想金城。既知此事。那裏容得。登時夜入毛斌家。鬧了齣血濺鴛鴦樓。將邢氏毛斌。

一刀一個。並殺却僕人僕婦三名。合該那老訟師。一支刀筆。害人太多。而今報應臨頭。當事起時。他正在靜室裏。把筆沉思。要構陷一家富戶。左思右想。總要再牽連上幾個人。以爲詐財之地。正這當兒。却聞得毛斌宅中廝鬧。入去張時。早吃了金城一刀。當時這場血案。報向官中。官中偵知是金城所爲。便立遣十餘捕健。前去捉兇。金城又立殺捕健四五人。跳而走免。事體越鬧越大。金城亦無家可歸。血氣既盛。又有本領。要想安生。那裏能夠。於是不多日子。江湖間出了一名捷盜。殺人越貨。所作案件。不一而足。這人便是洪金城。那官中名捕。四出踏緝。自不消說。但是金城。藝高胆大。殊不爲意。一日。竟至在某道上。劫了某兵備鎮將的一項餉銀。士卒索餉不得。幾乎譁變。於是鎮將大怒。立發重兵。圍捕金城。金城自知難以安身。突圍出後。只得仍去尋一點紅。述說一切之下。便求暫居庵中。以避官捕。一點紅思忖一回。便道。我這裏是清淨所在。你却安身不得。倘官捕聞風迹至。便連我也不能安居。如今我薦你到我哥子黃天佑處。必能安身。那官捕們。便明知你躲在那裏。却不敢正眼相覷。哩。說罷。寫好薦書。交與金城。金城雖是怙懣。却不便問那黃天佑有何勢力。只得懷

着鬼胎，匆匆出山，及至到天佑處，交過薦書，說明一點紅遣來相投之意，住了數月之後，方才曉得黃天佑勢力頗大，竟是江湖間一種黨會的領袖。那潛植的勢力，最盛於江淮閩浙之間，延及北方各省，也有他的黨徒。黨中規法甚嚴，團結甚力，一切組織部署，極有條理，苟犯黨規，或洩黨秘於外，立殺無赦。黨人們不怕遠行數千里，如遇着黨友，便如自家兄弟一般。金錢衣物皆可相共，並且其中行輩最重，羣呼那領袖爲老大哥。老大哥有指揮一切生殺予奪之權。這時黃天佑便作了那黨中第一把交椅。原來這種黨會，俗呼爲紅幫，起初時是當地豪民大家聯合相助，免受官吏的壓迫。久而久之，入黨的未免良莠不齊，馴至於作了逋逃淵藪。一切亡命無賴，悉歸之。勢力既大，官中只好養癰，並且引用些幫中人，借他的勢力以除別盜幫中人。也覘破官中用意，便趁勢挾盜自重，久而久之，那富家大戶，並雜色人等，見紅幫真能庇護一切，大家便爭相入幫，借以支持門戶。因此這紅幫潛勢甚大，蔓延甚廣，却還是遣人向各處推行幫務，不遺餘力。其時與紅幫勢力相等，崢嶸對峙的，還有一種黨會，名爲青幫，其中規法組織略如紅幫，所不同的，便是青幫中不許作殺人

血案較爲善道些兒。所有幫衆也是文墨人爲多。大半是些劣幕豪胥猾吏。並訟師打遊飛的等人。相結着把持官府。吃嚼地面。但講鬥智。不甚鬥力的。這兩幫的人。各自有口號暗記。無論到那理。彼此是一望而知的。總而言之。這紅青兩幫。在江淮閩浙間。有很大的潛勢力。官中雖側目。却無如之何。當時天佑。見金城本領高強。又作過許多血案。端的是條好漢。便破格錄用。登時提拔他作了個二等阿哥。（名奇）便命他向山東河南一帶。推行黨務。招徠新友入幫。一切便宜從事。原來這二等阿哥。位次僅遜於大阿哥。照例論年輩資格。以次遞升。天佑因金城本領超羣。所以破格當時金城。既奉天佑之命。先向山東。勾當些時。招了些幫友。迺遞價轉入河南。方知這所在砦寨頗多。易於招誘。末後。却來至藍靛窪古廟中。夜集新友。歃血入幫。那許多歃血的人。便是各砦寨的首領。當時那廟祝聽了洪金城一席話。只嚇得吐舌不迭。曉得金城不是好惹的。也不敢向莊衆報說。但是久而久之。莊衆們見那古廟中。只管有不三不四的人。夜聚明散。未免詫異。既探知洪金城招集幫友之故。便有人主張着報官驅逐。大家七嘴八舌。商議未畢。這消息已被金城所聞。這一來。班兒

你道怎的。却不道竟苦了老漢。六公子愕然道。怎麼呢。尹叟歎道。俗語說得好。那廟裏都有屈死鬼。簡斷捷說。合該老漢敗家罷了。當時老漢家道稍殷。有個兒子。叫尹汝器。當着本村村董。各村莊衆集議時。他也在坐。不知怎的。那洪金城聽說是他力主報官。並且要集合莊衆先去搜廟。於是金城大怒。當日離廟。但是沒過得兩天。却伏人於要路。將小兒捉架而去。聲言須萬金取贖。不然便來領死屍。老漢痛子心切。只得折變田產。如言去贖。小兒因驚悸過甚。到家後。爲日不久。即便死掉。所以老漢如今。祖孫們落得這般光景。說罷。悽然落下淚來。六公子聽了。甚爲太息。不覺將一腔訪求奇士的熱心。化爲冰冷。因憤然道。洪金城這厮。也可惡得緊。如今他在那裏。待俺去尋他。索還銀兩。老丈便可家道重興了。說着。以拳抵案。砰的一聲。這一來。倒招得尹叟。噗哧一笑。道。班兄。像你這樣斯文人。便是見了洪金城。只好乾咭他兩眼。他久已離却這裏。俺聽得砦寨中人們傳說。他早在河南府一帶。扎住了脚跟。儘力子推行紅幫勢力。越法鬧得兇實了。（爲下文伏脉。）如今却只賸這班魔頭（指施老娘等人）在此攪亂。班兄。你還問他甚麼人物。六公子聽了。好不心頭作惡。瞧

瞧日色業已過午，便謝別尹叟，自循歸途。一路暗念尹叟之言，只顧沒精打彩，正在遙矚川原，思量無端的耽擱一日，好不晦氣的當兒，只聽背後有人拍手道：「飛了飛了。」公子回望時，却是兩個頑童，用箔紙撕作蝴蝶兒作耍，因笑道：「你們倒會頑，這箔紙撕碎，不可惜麼？」頑童笑道：「甚麼可惜，因指道旁一處荒墳道：『這是俺從那墳前拾得化不盡的箔紙，你不曉得，今天正是中元節，家家祭墓麼？』」公子聽了，不由心頭一跳，看着那處荒墳，幾乎落下淚來，正是：

國亡家破，遊子思親，客中節序，觸目傷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感中元傷心野祭

逢隱士起病沉痾

且說六公子。猛聞頑童說今天是中元節。一時間想起商夫人。並郝公等人。不由望着那荒墳。呆在那裏。正在暗歎一身飄泊。節祭都廢之間。兩頑童已自跳躍而去。公子一路傷感。回到店中。便命店婆去準備鷄酒香楮等物。以便野祭。稍紓哀思。感歎之下。只覺精神不佳。便就榻略爲盹息。正在恍惚之間。只聽店婆笑道。起起。俺把鄰家王大娘下蛋的老母鷄。都與你借來咧。這份祭品。你却須多出些錢哩。公子起身。瞧時。業已日色。西店婆提着個食楹。身旁站着個毛頭小廝。楹中便是祭品。是七長八短的一束紫色香。少顏落色的一疊黃錢紙。瓦壺中盛着濁酒。一個木盤上用荷葉蓋好。却是一支肥實實白煮鷄子。公子道。有勞大嫂。便煩再取火種來。俺就去致祭咧。店婆道。火種有在俺身上。待俺同你去。俺這裏乞丐混賬。你若自己去。他們便把祭罷的鷄酒奪去。咱爲甚不留着自己受用呢。因向小廝道。小金子。你替俺好看門。回頭俺劈給你一支腿子吃。小廝笑道。店大娘。就這樣割捨不得。你劈給俺兩支腿子。還罷了的。店婆道。啐。你這毛頭小子。也向人油嘴滑舌。說話間。轉身前導。

合公子出得店來。公子一路留神。只見街坊上。人衆往來。頗爲熱鬧。街東頭。還有座小小蓆棚。有幾個灰朴朴的和尚。在那裏面裝模作樣。試弄簫鼓。又有些小兒們。各持蓮燈。在棚前舞上舞下。公子問起店婆。方知今晚街坊上。還有小小的盂蘭會。須臾。暫出街坊。來至一片荒野。短林之間。但見衰草淒迷。白楊蕭瑟。這時肅肅野風。趁着淡淡斜陽。好不令人意緒悲愴。公子至此。正在蒼茫四顧。只見店婆。就一處高坡草地上。置下食檯。將祭品擺列停當。然後撮土插香。由腰間取出火種。一面價焚香化楮。一面祝道。木有根本。水有泉源。無主孤魂。不得前來奪食。急急如律令。勅。說罷。閃向一旁。這裏公子。眼含痛淚。酌酒於觴。向紙灰澆奠。罷不由撲地大哭。淚下如雨。只叫得一聲娘呵。登時氣噎。往後便倒。慌得店婆搶過來。搥喚良久。方纔哇的聲。吐出一口稠痰。接着便放聲一痛。聲震四野。原來公子。一肚皮的國憂家難。悲感牢愁。既有皋魚不禁泣血之哀。又有精衛難填恨海之痛。所以哭得這等悲切。却不道這時。却忙壞了個店婆兒。既一面亂吵着叱逐野丐。又一面見公子哭得痛切。倒招得自己的眼圈兒紅紅的。好容易將公子勸住。悲聲。他却一撇嘴兒。哽咽道。客官不要

見怪。俺如今要借用您一炷香。哭哭俺那天殺的哩。說罷。焚香於地。插燭似的拜將下去。趁勢一屁股。坐了個四平八穩。然後兩手拍地。數數落落的哭道。你這很心天殺的。拋了我。挺着腿子死掉。如今齊頭三年了。你連個好夢。也不叫我。作憑良心說。俺無依無靠。應該嫁人。但是只要俺心一動。你就給俺個惡夢。當初一日。俺在你家。作童養媳婦。你在茅廁邊柴房裏。趁那熱巴巴天氣。你却誑人合你洗澡兒。洗着洗着。你那沒人樣。便發作咧。呵呀。我的天哪。俺想起合你那時的光景。還嫁人怎的。但是女人家。是沒腳蟹。張口貨。沒得吃穿。少不得有俏皮朋友幫襯。這個。你却怪我不得。正說着。恰好一陣風過。慌得店婆道。由你怪得。你却不要嚇俺。這一來。招得公子。頗爲好笑。倒減了些悲感。於是仍由店婆。收過祭品。提了食榼。慢慢覓回公子。脚踏進店。却見守店的小廝。正在籬笆短界邊。帮着兩個客人。在那裏安置一輛牛車。車上是行裝書篋。並琴劍之類。兩個客人。却是一老一少。老者年有六旬。生得清癯。枯槁。兩道蒼白壽眉。一雙炯炯老眼。頰下一部長髯。雖是滿面風塵。却自精神矍鑠。並且冠服奇古。頭戴一頂方山高冠。身穿玄色直裰。腰繫絲絛。腳踏文履。站在那裏。

便如古松野鶴一般。那少年有二十多歲。生得白晳俊偉。面日上書氣盎然。却身著短衣。手執鞭策。似乎便是御者。這裏公子。蹙向自己客室的當兒。那老者。却向少年道。你可分咐店家。多注些燈油。昨晚你的書課。還未成誦。且須補讀哩。少年唯唯。便一面就車上。置了鞭策。取了行裝書篋。跟了那老者。蹙過籬笆。逕入西院。公子以爲是尋常過客。也沒在意。須臾。由店婆掌上燈燭。便去料理晚飯。這裏公子。一面歇息。却聞得那小廝在灶下。向店婆笑道。真是老西愛吃醋。那老客要吃麻汁麵。叫多加醋蒜哩。說笑間。小廝履聲。蹙入西院。似乎是去伺候客人。不多時。店婆端到晚飯。並且將那白煮鷄子。切作一盤。一一擺在案上。却笑嘻嘻與公子斟上一杯。道。你老請用吧。公子正在鬱悶無聊。因笑道。大嫂忙碌半日。俺且借這酒。謝謝你吧。說着。另取一杯。斟滿遞過。那店婆不覺眼歡。眼笑的坐將下來。兩人方吃到好處。却聞西院鄰家。有老婦人喚道。王大嫂快來。你瞧俺媳婦。怎的好端端的不省人事咧。店婆這時正嚼了一嘴鷄肉。好容易嚥的聲咽下。一面高應。一面向公子道。俺鄰家這媳婦子。好個人兒。就是脾氣暴躁些。他丈夫出門三年。昨日方回。兩口兒不知怎的。吵了一

場架氣得他丈夫躲出去咧。如今却不知鬧甚麼緣故。說罷。匆匆去。這裏公子獨酌數杯。却聽得店婆在那鄰家吵道。你這媳婦得了火症。且待俺叫小金子。與你請醫生去。說着。高喚小金子。便聞那小廝。在西院中。連連答應。並問明緣故。這時。却忽聞那老者哈哈一笑。向小廝說了兩句話。小廝道。如此好咧。你老既會醫道。便跟我去。於是一陣價脚步響動。似引老者。逕入鄰家。這裏公子悶飲良久。忽又聽得店婆格格的笑將起來。道。瞧你這位老先生不出。却有這樣俏皮治法。看起來。年輕人兒。真了不得。若非遇着你先生。不白搭一條小命麼。說說間。又有少婦呻吟聲。男子合老婦。向老者致謝聲。良久方靜。不多時。店婆慫來。臉上紅紅的。笑容未斂。也着眼向公子嗤的一笑。却端起旁几上一杯冷茶。一氣灌下。公子問其所以。店婆笑道。甯不說吧。說起來。叫人怪臊的。便是鄰家那媳婦。忽然不省人事。似得火症。方才來的那老者。却會醫道。他瞧瞧那媳婦的臉。彈兒紅得海棠花片似的。又診診脉息。便笑道。這點小症。不須用藥。只須就要緊所在。一鍼便好。公子笑道。扎鍼治病。極是平常。這有甚麼怪臊的呢。店婆道。甯你沒聽俺說完。便來打岔。當時。老者說罷。便向那媳

婦的丈夫附耳數語。他丈夫沒法兒。只得自到那媳婦房中。原來那症兒。名爲慾閉。扎的却是那等鍼哩。公子聽了。不覺一笑。又合店婆。吃了幾杯酒。覺得微有醺意。方才各自安置。店婆歛具去後。公子覺得酒後燥熱。即便披襟。當門而坐。一時間。夜風習習。好不爽適。但聞街坊上。梵唱悽咽。並遊人譁笑之聲。公子知是盂蘭會。點綴佳節。不由想起自己野祭光景。又是一番傷感。逡巡間。又想起曼華魏耕等人。並自己北上所圖等事。鬧得心頭七上八下。百無聊賴。趁着夜氣涼爽。即便小坐。瞬息略爲朦朧。及至醒來。業已二鼓將盡。只覺口燥異常。喚店婆取茶來吃。却不見答應。於是欠伸而起。到院中想尋店婆。抬頭望時。但見好一片皎潔月色。昔人有詩。道得好來是。

已分光輝隔歲期。忽看清影墮檐眉。盈盈更覺今宵好。黯黯休忘昨夜思。名士
出山寧恨晚。美人開鏡未嫌遲。掃除萬里浮雲淨。塵夢昏昏總不知。

當時公子望月徘徊。尋步兒行近籬笆。却聞西院中書聲朗然。語音是那少年。隔籬
瞅時。客室紙牕上。燈光耿耿。正在暗想這少年。倒如此好學。却聞那老者吟詠有聲。

似乎是甚麼詩詞之類。少時却擊節高誦。那聲音始而高朗。繼而沉鬱。末後却惋惜低徊。迴腸盪氣。並且趁詞句之長短。自成音節。公子細聽去。却是讀的楚辭。中天問一篇。少時聲住。接着那少年。又朗誦起來。這時公子聽得分明。却是讀得左傳城濮之戰一篇。那少年口齒清晰。音調鏗鏘。便如見車馳馬奔。轍亂旗靡之狀。公子至此如臨異境。正在暗想。這老少客人。他是甚等人。客店中還要刻苦好學。竟有如此雅致。虛寫傅公高致。妙絕。便聞少年書聲頓止。老者却歎道。古人行路。舟車中不廢書史。刻學勵學。端在此時。如今世界。安得太平。你若待從容時。然後爲學。却是遲了。爲父課你讀書。決不爲科名富貴。不過叫你稍明聖賢道理。曉得忠孝大節。保存咱家一脉書香。將來爲父百年之後。你能不爲新朝的富貴利達所誘惑。安心作個有朋的逸民。也就是了。公子聽了。悚然一驚。暗想此老語氣不俗。莫非他也是國變之後的有心人麼。俺正在尋求奇士。豈可失之交臂。想到這裏。正要趲入西院。覘個分曉。便聞老者又歎道。你這孩子。却不識俺意。不肯刻苦讀書。今日功課。又未能成誦。恁的時。幾時能明道理。一個人。不明道理。如何會看重立身大節。將來移志新朝。

博取榮顯。何事不可爲。與其你異日辱親。不如爲父這時敲煞你哩。說話間。聲音甚厲。並脚步響動。似乎是就要杖責。鬧得公子方在脚下趑趄。恰有一縷尖風吹過。頓覺渾身起粟。頗覺胸次作惡。忙暫離那裏。就僻處小解一回。再到籬笆前張時。只見西院客室中。燈火已熄。那老少兩客都已安歇。於是公子徘徊一回。便去尋店婆。就門灶房中一瞧。只好趕忙退出。原來那店婆。歛具歸灶。收拾都畢。便趁鍋中熱湯。洗了個澡兒。這時正四脚哈天。白羊似的。睡熟在榻哩。當時公子也不便喚店婆來泡茶。只好就灶房門外水甕中。吃了許多冷水。稍解煩渴。暫轉自己室中。即便倒頭大睡。這一來。不好了。只覺睡夢中寒熱交侵。喘促不已。頭重心搏。十分難受。悶昏中又醒不得。也不知經歷若干時。難受得竟已暈去。魂靈兒飄飄蕩蕩。只覺兩眼欲爆。耳畔價轟轟怒響。也不知是風是雨。又似身臨高山大海。無端的失足跌落。慄然一驚。又覺似被人捉縛。閉置起來。連氣兒都不得舒。原來公子在癩皮猫處。將息初愈。舉石試力。却努了些氣力。接着便登程奔走。未免勞瘁。將次集賢鎮。又爲暴雨所激。這種種隱患。既已潛伏未發。今日野祭商夫人等。又傷神泣血的鬧了一場。再加以一

路所聞見難民之困苦。暴民（指砦寨首領人等）之恣睢。都是叫人情懷悶損的。勾當。末後又酒後當風冷水止渴。有這許多的諸緣輻輳。所以一時間病來如山倒。竟致陰陽交搏。悠悠暈去哩。當時公子昏沉沉臥在榻上。雖然半死。睜眼不得。但是耳根聽覺未泯。却聞有人在榻前。只管來往吱喳亂吵。少時忽覺自己當胸微痛。並兩足上湧泉穴。也有些熱刺刺的。便有人笑道好了好了。此鍼下去。少時就甦。店大嫂且去準備粥湯。俟他甦來。俺再診脈息。料理藥物。就是公子聽了。好不悶極。便竭力長出一口氣。啓目一瞧。業已天光大亮。自己臥在榻上。胸次足際。還有鍼艾。店婆兒合那老者都站在榻前。原來店婆兒五更頭一覺醒來。出來小解。又與那拉車牛子添些草料。却聞得六公子在室內。啾啾有聲。似乎夢甦。便提了提燈。盪入室。本想是喚醒公子。那知公子面似紅布。並且四肢冰冷。直挺挺的。竟已暈去。店婆料是得了甚麼暴病。所以請得那老者來醫治哩。當時店婆見公子醒來。便道。阿彌陀佛。你這客人。吓不煞人麼。若非這位老先生。真個壞咧。於是將公子病狀。並請得老者來醫治之事。一說。公子聽了。向老者方要開口致謝。老者搖手道。尊兄且慢開口傷氣。

這是伏陰搏陽之症。頗損元氣。如今起過針艾。急須藥物調理哩。說話間。起過鍼艾。診診脈息。却笑道。此症伏陰已退。但須扶陽。少時用些湯粥。且請靜臥。俟藥物下去。自當霍然。老夫只好在此耽擱一日了。說罷退出。這裏公子。雖然清醒。却是困頓異常。須臾。店婆送進湯粥。公子啜了些兒。略覺氣定。將午時分。那老者又慙來。再診脈息。面有喜色。當即開出方劑。却命那少年。打得藥來。就室外生起爐火。仔細去煎。關得公子。好生過意不去。要開口致謝。又被老者搖手止住。不多時。公子服下藥去。但覺肚內。咯咯作響。藥氣行動。頓然氣體安舒。沉沉睡去。及至醒來。却覺十分內急。入廁疴畢之後。說也不信。竟自神清氣爽。所患若失。公子至此。不由暗歎。那老者。既有那等雅致。又有如此神妙醫道。定非常人。感佩之下。即便衣冠趨謁。恰值那老者在室內。合那少年講論到漢書內的班彪王命論。一見公子神態。便置下書卷。笑迎道。尊兄且喜痊愈。但是俺觀尊兄狀貌。異於常人。一似蘊有重憂。並且脈息間。是深通劍術內功的。老夫閱人雖多。却不曾見尊兄這等骨相。便請見教姓名來。歷何如。說罷。一面揖坐。一面只顧張起炯炯老眼。端相起來。這一來。不打緊。登時鬧得公子。十

分躊躇。因爲公子這時。遂處裏留心繪繖。合那老者萍水相逢。頗不便直述姓名哩。但是逡巡之間。那老者似揣知公子之意。因笑道。尊兄不必見疑。老夫是閒散之人。再待俺說出姓氏來。歷何如說着。一面命少年獻茶敬客。一面娓娓數語。公子不聽時。還倒罷了。聽了時。不由口稱尊丈。納頭便拜。看官。你道這老者是那個。說起此人。大大有名。少而任俠。亦曾結客斫仇。老而窮經。不愧大儒之號。節概在夷惠之間。品行居廉讓之地。並且馳譽文壇。妙擅詩書畫三絕之目。多能鄙事。精研星卜醫之書。端的是勝國遺民。當代名士。正是。

鼎革之交。賢人避地。一肩道義。兩間正氣。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深心有託略訪江湖情 客邸無聊小作葉子戲

原來那老者祖貫山西。世代儒業。姓傅名山。表字青主。當國變之際。頗欲毀家結客。以紓國難。他是一名響噹噹的秀才。門徒既多。又有些當地豪猾們。想借其聲望。號召遠近。於是便日夜聚謀。俗語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再不會錯的。當大家沙中聚語。遲疑未決的當兒。早有人報向當道。虧得那當道敬慕青主。又憐他一片愚忠。心腸便網開一面。縱青主跑掉。只捉得兩個與謀的豪猾殺掉。從此青主才安心隱居下來。家計貧困。只以賣畫自給。並醫道濟人。人稱傅先生。有時出遊。便命其子御一輛牛車。家具書籍。悉載以從。每值山水會心處。便勾留些日。興盡才去。先生醫理通神。著有醫書多種。遊跡所經。活人無算。當時所傳的軼事甚多。却有一件事。最爲膾炙人口。便是先生薄遊南中時。曾在揚子江頭小酒肆中。命酒獨酌。正在怡然自得。忽聞旁座上一陣譁噪。望時。却是個赤紅臉的客人。因爲賣熟蝦下酒。合那小販爭論價錢。先生熟視那客人。並傾耳他的語音。不由哈了一聲。微歎道。可憐這命在旦夕的人。爲幾文錢。還自爭執。其時肆中人有曉得先生深通醫理的。料是話中有

因便向那客人。一說所聞。那客人登時大驚。當卽叩問先生語意。先生道。俺相你面色。並聽你語音。你已得了一種消渴死症。不出十日。便當發作。是無藥可醫的。你如是外鄉人。趕快回家。單等命盡吧。那客人聽了。只嚇得兩淚交流。素知先生醫道如神。他既如此說。一定是死症。無法可治的咧。於是匆匆暫回一處商店內。即便泣別同伴。星夜登程。一路上悽悽惶惶。撇得一張嘴。好拴驢子。這日阻風。泊舟在鎮江金山之下。適值金山寺中。有所修築。執事僧人們。便持了緣簿。向各客舟中募化。那客人自念是該死的人。作個善緣。倒也甚好。於是傾出一半囊金。捐入寺中。便隨那執事僧人。惘惘登山。且事遊覽。那寺中主僧。因那客人既捐重金。便特請到方丈中待茶。相見之下。那客人言語失對。只顧眉頭不展。主僧覺得詫異。詢知那客人所患之症。並傳先生之言。便笑道。居士不必愁悶。你這消渴死症。貧僧倒有個治法。如今本山上。秋梨正熟。你可多多摘取。一路上儘飽啖嚼。便以梨當飲食。管保你到家後。所患便愈。就是那客人聽了。喜出望外。便一如主僧之語。回到家下。果然好端端的。於是興匆匆暫回商店。可巧。傅先生還未他去。一日。兩人相遇於途。傅先生一望那客

人面色。死氣全消。大驚之下。問知緣故。便登時去拜那金山寺僧爲師。從此醫道。便越法神妙哩。這時先生與其子。方由燕豫間。倦遊而還。欲取路陝西借遊華岳。不想却巧遇祁六公子。當時公子拜罷。深謝治疾之惠。這才慨然一述自己的姓名來歷。青主驚喜道。怪道足下。貌異常人。原來你就是山陰祁六老夫。雖未接清顏。却耳名已久。今得晤談。有幸得緊。於是賓主大悅。彼此價重復爲禮。青主並命那少年見過公子。一時間。相與傾談起來。自然是臭味相投。越說越對勁。公子說罷自己奔走故國等事。因正色道。先生以老成宿望。精神又健。不知可還有意於故國麼。青主歎道。俺年來深玩易理。頗曉些天心世運消長盈虛之道。亡者自有其所以亡。興者自有其所以興。天命靡常。世局迭易。仔細想來。也只好聽其自然。因指那篇王命論道。足下但看班彪此作。歸重天命。雖是立意在防止僭亂不已。却也說得有些道理。卽如而今滿州得王。能說不是天命麼。所以老夫頽然自放。不過作個草野遺民罷了。公子聽了。不勝太息。一時間。又談問到北方各省江湖間的情形。青主道。北方民氣。未嘗不盛。却當不得近接京邑。被壓制太甚。雖有豪俠。大半都避匿不出。但是暗中。却似

有一種結合。近來北方各地面官吏。屢有不許聚積教會的告示張貼。便係爲此。但是老夫自願放以來。却無心細探他們鬧的是甚麼教甚麼會哩。公子聽了。忽想起尹叟說的洪金城一番話。因一述尹叟所語。並道他們鬧的教會莫非也是甚麼紅帮麼。青主道。這個老夫却不曉得了。但是上年時。老夫曾在河南府一帶經過。却聞得村落小兒們謠唱道。不吃烟。只吃肉。贖下錢來納官租。不吃酒。只吃茶。贖下錢來養爹媽。老夫問起當地人來。方知那所在有一種白教。甚是興旺。入其教者。先戒烟。酒。教義是敬重天地。孝順父母。大略以勤儉耐勞爲體。打熬氣力爲用。至於教中人。有無人物。老夫却沒留意哩。（微逗下文。）說話間。天色已晚。青主命其子就店婆處。端得飯來。三人一同用過。又由行篋中。尋出一丸藥。遞與公子道。足下晚間再服此藥。以補元氣。切戒過用氣力。以防再病。能夠在此將息十餘日。方能元氣大復哩。不提青主說罷。殷勤送客。且說公子。慙回自己室內。服下那丸藥去。安然一覺好睡。次日起來。覺得精神甚健。去瞧青主時。却已從五更頭時分。登程去了。依着公子。也要登程。那店婆却笑道。人家傅先生。叫你將息是不會錯的。沒的辛苦上路。再累病。

了。就值得多了。你如嫌墩店難受。俺却有個方法。你只備個小東道。待俺與你尋幾個人來。咱大家頑紙牌。何如。公子笑道。如此也好。但是俺不會頑牌。這便怎處。店婆道。不打緊的。待我與你瞧着些。就是說着。笑嘻嘻。惹出公子只認他去尋街鄰人衆。那知沒多時。却嘻嘻哈哈。惹來一羣老少村俏的婆娘。一個個扭頭溜眼。向着自己。萬福原來却是街衆的老婆們。張大嫂李大姨之類。都被店婆撮弄了來。其中有個小媳婦子。望着公子。只管憨笑。店婆便一面設局。一面笑道。不害羞的。你端相人家客人作甚。不消說。你是瞧他有些像你那口子。（指其夫也）所以心下。小把兒撓的似的。真個的。你那口子。在河南府地面學生意。怎的今年。平白地沒住家。乾丟着你呢。小媳婦聽了。一面趕打店婆。一面笑道。若不是當着客人。我就撕掉你這張口嘴。俺當家的。是因近來河南府道路上。竟鬧大蟲。所以沒回家。難道他回家。還濕濕你不成。說笑問。大家就坐。一個個伸腿拉脚。爬上榻去。團坐下來。公子也只得依法坐好。恰好。挨着那媳婦子。當時大家。抓起牌來。店婆指點公子一回。逡巡自去。整理酒飯。這裏公子。兩手捧了牌。那裏弄得清爽。偏偏對面。坐定個胖婆娘。只顧催促公

子發牌。又眼張失落的照應全局。一面向旁坐的一個婦人道。像你這斯文樣兒。就該去作娘娘。婦人道。你少合我要嘴子。依我說。你那偷牌的毛病。趁早收起來。好的多哩。胖婆娘道。沒的扯淡。我幾時偷過你那張口來。說着。向公子一擠眼兒。便又有一個老太婆。微睜着迎風流淚的昏花老眼。一手拎着烟筒。尋覓香火。一面笑道。像你們如今的年輕人兒。真沒法說。當着大男人家（指公子）便撒村胡嚼。想當年。俺合人家頑牌。有個伺候局的毛頭小廝。在我跟前過。還臊的我甚麼似的哩。衆婦聽了。都各嘻笑。接着便紙牌亂發。鬧得公子越法手忙脚亂。正在手拈一牌。沉吟未發。忽覺那媳婦。用脚尖觸了自己一下。正是。

香鈎觸膝。紙牌落地。客邸無聊。閒情逸趣。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南陽府公子望綠山 蘆花港傅婆款行客

且說公子忽覺那媳婦用脚尖來觸自己。只認是催促發牌。正想發下。那知那媳婦趁那胖婆娘回頭。合人說話的當兒。却來附耳小語道。你且慢發牌。待我理清場面。再說。於是向那婦人。一使眼色。那婦人。登時置牌於榻。略挪身兒。只作去取什物。坐向胖婆娘背後之間。這裏那媳婦。却手捋鼻梁。向胖婆娘道。我說你這肥口。真是狗改不吃屎。叫你自己說。該罰多少。你快把偷的牌拿出來。算你是識起倒的。說着。咬着牙。勒起胳膊。鬧得公子。頗覺好笑。連那老太婆。也顧不得尋覓香火。拎着烟筒。且自發怔之間。那胖婆娘。趕忙將懷揣的手伸出。道。耶。嚶。你這小蹄子。便恁的捉神拿鬼。察看老娘。俺因小肚上。只管發痒。回手搔搔。你却這等浪聲喪。媳婦道。吓。不害臊的。你便痒到小肚下。干我屁事。你只拿出牌來。是正經。胖婆娘聽了。正急得淫婦倡根的亂罵。一面略欠屁股。想要來抓那媳婦。不隄防背後那婦人。猛的一扳他兩肩。胖婆娘。咕咚一聲。往後便倒。短衫一颺。正在亮出雪白的胖肚皮。這裏媳婦子。不容分說。伸過手去。即便捋褲。這時。胖婆兩手。却被那婦人摺牢。正高翹兩脚。亂踹亂叫。

之間。但聽唻拉一聲。褲襠已被撕破。慌得公子。趕忙移目。恍惚中。却真見有張牌貼在那片烏影影的所在。這時三人。業已攪作一團。亂滾亂踹。牌局都亂。嚇得那老太婆。舉着長鎗似的烟筒。一面向胖婆娘屁股上亂戳。一面吵道。你們都瞧我吧。當着人家客人。剝褲光腚的。這却真有些不大。仿佛咧。正亂着。恰好那胖婆娘。脚兒一揚。老太婆迷離昏眼。見那脚上的紅鞋子。只認是胖婆娘踢起盤香盤兒。（備吸烟之用。）於是一伸手。連忙捉住。便噪道。你瞧香盤都要起。你們還只管鬧。且待我就火兒吸筒烟吧。這一來。招得大家哈哈大笑。虧得店婆一步。蹓入。一面胡亂的拉開大家。一面向公子笑道。你瞧這頑法好不好。你便是墩上。天店管保也不發悶哩。說笑間。大家歸坐。復又作局。話休煩絮。便是如此光景。過得三兩日。公子却再也忍耐不得。自覺氣力。可以登程。於是開發過店費。負裝佩劍。逡巡就道。一路所見。砦寨愈多。但是就居人訪問砦寨中的情形。大半如在藍靛窪所見的一般。鬧得公子。意興都盡。只好縱觀風物。且寬懷抱。這日行抵南陽府地面。只見百餘里外。有一座大山。崒起於蒼莽之中。一片價峯巒迤邐。好個氣概。遙望那首尾盤直之勢。莫測其際。並

且氣象深厚。便如巨獅雄踞一般。其中有兩個峯頭。東西對峙。特爲高大。兩峯相距。約有十餘里之遙。中間是林薄映帶。菁蔥彌望。似是絕好的一片山田。並且兩峯下。村落頗多。一處處烟樹依微。隱隱的環拱着一處長圩。似有砦寨一般。公子問起居民來。方知那大山。坐落在偃師縣界。（偃師古名緱氏。）名爲緱山。便是王子晉吹笙跨鶴上仙之地。山中風景幽雅。古迹甚多。東峯叫作龍湫。西峯叫作虎峪。都是形勢風景絕佳之處。山中居民。可數千家。荒田甚多。隨意開墾。官府不暇查問。亦不敢查問。所以山民們。十分富庶。在山中生聚長養。似乎是另一世界。並且龍湫峯上面。有昇仙壇。跨鶴巖。諸名勝。又有一座子晉祠。祠中有一泓甘泉。用以飲食沐浴。能令人祛疾體健。端的是好座名山哩。當時公子聽罷居民一番話。遙望緱山。不由暗歎道。如今世界。那裏有世外桃源。像此山中。也可謂人間淨土了。如此名勝。俟到前途時。倒不可不去一遊。沉吟間。抬頭望時。業已日色將落。道兩旁蘆葦彌望。趁着一曲河。漢公子正在徘徊四顧。恰好有個拾蚌的小童。由葦中鑽出。公子因道。小哥。俺且問你。前面可有甚麼村鎮。並店道麼。小童道。前面沒得店道。只有個小村兒。便叫蘆

花港。你到那裏去借宿。倒也使得。你要去還須快去。若是遲了。便恐人家都關了門。兒因爲近來地面上。直鬧虎狼。前些日。人家新娶的媳婦子。都被狼羔子背去。所以大家害怕。早早關門哩。說着向前途一指。公子循他指勢望去。果見臨河汊。從竹樹蒼茫中。透出幾縷炊烟。晚風過處。並隱聞人家呼鷄喚豕之聲。公子料那裏。便是甚麼蘆花港。於是謝過小童。匆匆奔去。一路暗想。近山的地面。多有虎狼之患。怪不得頑牌的那媳婦子。說河南府道路上。直鬧大蟲哩。怙悛問到得那蘆花港。仔細一瞧。原來却是一處很荒僻的小村兒。約摸有百十戶人家。疎疎落落。臨水而居。四外都是葦塘蘆港。又有些蚰蜒岔道。街坊上的人家。果如小童的話。業已都關門大吉。靜悄悄的。如臨墟墓。有的門首。還有新化的箔灰。土壁上貼個紅紙條兒。上寫狼神之位的字樣。公子一面拔步。一面暗想。小童之話不虛。這光景。地面上真似有虎狼作鬧哩。於是蹙過幾家。隨手叩門。有的任敲破門。終不哼哈。有的雖答應着。却沒人出來。更有顫抖抖語音。直嚷家中沒人。並直聲掀氣。開口便罵的。鬧的公子一路逡巡。通沒作道理處。直至衙東盡頭。却見一家門首。有個二十多歲的婦人。在那裏探頭。

探腦。那婦人穿一身縞素衣褲。生得喜相容長臉兒。柳眉杏眼。趁着白淨面孔。尖尖脚兒。頗有幾分姿色。一面翹首東望。一面自語道。阿彌陀佛。這時節。那挨千刀的還沒來。活該俺娘兒們安靜一夜。好好村坊。被他們攪得這樣冷落。這是那裏說起。說話間。一回頭。忽見公子。却嚇得一哆嗦。打量了公子兩眼。趕忙縮身。嘴的聲。把門關了。鬧得公子十分躊躇。正要上前叩門乞宿。却聞背後有人啣道。你這媳婦。真沒眼色。如何見我回來。倒把門關了。公子回頭望時。却是個老媽媽子。從暮色朦朧中扶杖而來。一逕的便奔那門首。公子料他或是那宅的主人。因迎上拱手道。媽媽。便是此宅的主人麼。小可是遠路行客。無處投宿。欲向尊府打攪一宵。明早多納房金。便請方便則個。那老媽媽聽得公子果是遠方口音。忙笑道。當得。當得。我老婆子。姓傅。便是此宅主人。有個兒子。新近死掉。只賸個寡婦媳婦。好歹的合我度日。按理說。留客官住宿不便。但是行路的人。沒個宿處。也是可憐。如今宿便容你宿。但是夜間。若有甚麼響動時。你却不可去瞅望。因爲俺這片地面上。是沒得甚麼世界的。公子聽了。以爲他說的是地面上真鬧虎狼的話。也沒在意。於是稱謝之下。跟了便走。當

由傅媽媽上前叩門。須臾那婦人開門出來。傅媽媽便道：「這便是小媳。於是公子上前彼此見禮。大家進內。公子留神瞧時，只見小小院落，頗爲寬潔。前院是四合房兒，正房倒坐客室外，還有東西廂房。正房靠東，有條小箭道，似乎是還有後院。當時傅媽媽引公子入得倒坐客室，又去取來燈燭茶水，即便盪向正室中。這裏公子放下了行裝佩劍，就榻上安置停當，小坐歇息。一面吃過兩杯茶，一面暗想道：「人家老少兩個婦人家，肯留住宿，已屬難得，若再煩勞人家整治飯食，未免有些不識進退。正在拚着忍飢一宵的當兒，却聞那傅媽媽在正房中道：「媳婦呀，你瞧，真是萬般都是命。今晚那禽獸這時不來，咱們滿打算安靜一夜，却不想又住下一位客官，沒奈何。你且去整備飯食。這當兒沒處去買肉，倒應了俗語咧，殺鷄敬客，再作些粟米飯。」也就是咧。我老人家熬夜不得，却要歇困了。公子聽了，正在心下不安，便聞那婦人連答應。一面又合傅媽媽噉數語。傅媽媽作恨聲道：「真個的，那禽獸又相中西村裏宋家那女兒麼？怪道他居然沒來。想是今晚向西村裏作孽去咧。像這種大幫的惡匪，怎的得了。難道雷公爺都困煞了，就不刮刺刺打個焦雷，將他們劈得連骨屍

渣都不賸麼。說着恨恨不已。便聞那媳婦一路脚步聲動。擡向後院。並捉鷄礮釜之聲。少時方靜。這裏公子吃過一回茶。起先時是沒得飯食的指望。也就不覺怎的餓。如今有了指望。那肚皮便會湊趣。居然轆轤的亂響起來。公子好笑之下。只得一杯復一杯的且喫苦茶。那知茶入空肚。是越喝越餓。不多時。一壺茶盡。只得就榻歪倒。暫爲歇息。神思一倦。即便盹去。但是盹夢中。只覺小肚下。脹得甚麼似的。忍了半晌。竟自脹醒。方知是吃茶過多。急須小解。於是下榻來。出得客室。只見正房中。尙自燈火微明。公子想要小解。又恐傳媽媽還未睡去。聽得溺聲不雅。料那後院中。定有僻靜所在。於是放輕脚步。擡向箭道。到得後院。就星月微光張時。只見那院落。雖是寬廠。却只有東西廂房。東廂中。似是柴房。西廂牕兒上。燈光明亮。却見那婦人的身影。兒在牕上晃來晃去。靠西廂偏南。近後牆的所在。却有個廠欄兒。欄壁上。掛着昏暗的提燈。公子望不清爽。正在逡巡。忽聲沸的一聞。正是。

鷄黍留賓。婦子殷勤。會看幫匪。竭來相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驅狼子拳打飛天蛇

沽美酒憩足十里居

且說六公子這時站在東廂前。一株大樹後。聞得廠棚內。佛的一聲。也不曉得是甚麼作響。正要慙向東牆角小解時。却聞婦人自語道。這支鷄子。真個禁爛。如今鍋滾。想是中吃咧。說話間。由西廂蹇出。便入棚下。先剔亮那提燈。這時公子望得分明。只見那婦人。鬢雲略鬆。衣襟半開。似乎是盹息方醒。提得高高的撒脚褲。露出雪白小腿兒。脚下踹雙平底小鞋兒。倒添了半天丰韻。再望向棚內。方知是個明灶兒。炊煮之所。兩個灶眼內。突自餘火熒熒。灶前有矮矮的長櫬。並矮几。便見他先揭開左邊灶眼上的鍋蓋。揚揚飯氣。然後由灶旁食物廚內。取出磁盤。將右邊鍋內煮熟的鷄子。熱騰騰盛置於几。便坐向長櫬。一面價取過廚刀。將鷄子攪割。公子見飯食已熟。料他必端向客室。忙悄悄轉回樹後。想奔箭道。便聞後牆邊。撲的略響。即有人笑道。真是來早了。不如來巧了。如今向西村去。天氣還早。且待我吃兩盅兒。接接氣力。說話間。由牆頭上跳落一人。便奔棚內。公子忙望時。却是個身穿短衣的漢子。禿着頭兒。下面是腿縳護膝。結束得不三不四。生得翻眼撩睛。十分精壯。一面廠開短衫。露

着胸前刺涅的一條小蛇。一面竟就那婦人並肩而坐。先鉤住婦人頸兒。嘖的聲。香了個面孔。便伸手取起一塊鷄子。就要入口。望得公子。又詫又笑。以爲那漢子。或是婦人的外遇之類。正想逡巡避去。便見婦人。劈手奪過那鷄子。擲入盤中。一面推那漢子道。害邪的。沒的饞掉你下巴骨。死後作個餓煞鬼。這是俺與客人整治的飯食。你老實給我擱着。好的多哩。我只道你饒人安生一夜。却不道又來顯魂。怎的你那張臭賊皮。都沒得。難道被人剝脫了麼。俺但盼老天開眼。叫你遇着打兔子的老哥們。也給你個一溜火光。（謂火鎗也）才稱人心愿哩。公子聽了。不解所謂。剛要移步。却見那漢子笑道。好人。俺好意恊記着你。你倒不給人些好氣。俺因天氣尙早。方才在西村宋家後牆外。蹲了一會子。便將寡人的龍袍脫下。寄放在草地裏。少時再去穿着。豈不便當。如今閒話少說。且待俺吃飽喝足。長長精神。咱兩個先快活一回。且是好哩。說着。又要取鷄子時。却被那婦人連忙攔住。一面檢出幾塊。拋向他面前。一面唾道。你少向我胡嚼蛆。快搗搯完了。滾蛋吧。我看你們這班沒天理的。幾時得個報應。說着。賭氣子一轉身。恰好面向大樹。公子恐他張見身影。只得不動稍動。這

時那漢子。却由食櫥內。尋出一瓶酒來。慌得婦人。連忙轉身去奪。却被那漢子。趁勢兒一把抱住。置向膝頭。一面吃喝。一面却摸弄着婦人小腿兒。笑道。我不知怎的。就愛你這身白淨皮肉。宋家那女兒。雖是俏首俐腳。比你嬌嫩些。但是若講到那椿事兒。恐怕一百個不如你哩。少時。還是咱兩個來那老對子吧。說着手勢略移。竟自金蓮入握。鬧得那婦人。咬着牙兒。正在推搦。這裏公子在樹後。却再也忍耐不得。因爲一來溺急。二來幾乎笑出。當時公子略轉身形。便施展出輕身工夫。刷一聲。躡回箭道。沒奈何。只好學女人小解一般。蹲在箭道內。悄悄溺畢。盪回客室。不覺暗笑道。莫非人該挨餓。也有定數。好容易盼得飯食將到口。偏又遇着人家有體己事兒。這一耽擱。不知到幾時。那漢子油嘴滑舌。不消說是夜出亂鑽的無賴之輩。滿口裏不知噪得是些甚麼。怙愾問。緊緊腰帶。方要就榻。便見牕外。提燈光閃。那婦人却笑道。客官這時。可餓透咧。俺一個人兒忙不迭。所以飯食遲慢。如今且請用飯吧。說話間。掀簾。盪入手內。托定飯盤。裏面是粟飯鷄酒之類。慌得公子。連忙起迎。一面稱謝。一面將酒飯等。接置在案。偷眼瞧那婦人。鬢髮越亂。兩腮上紅紅的。並且嘴唇上添了個

油漬漬的濕圈兒正在暗笑之下。忽聞偏西向。遠遠的一聲狼嗥。因想起那拾蚌小童說鬧虎狼的話。便笑道。大嫂。你這裏直鬧虎狼。夜間不發恐麼。婦人聽了。只微微一歎。當即逡巡。擡出這裏。公子匆匆飯罷。自斂器具。置過一旁。也便和衣就寢。剛要朦朧。却聞得四外遠村間。隱隱有敲動金器之聲。並時或爆竹聲響。又有人傳呼小心了。其聲迤邐。遠近似乎。是各村互應。公子料是村人們防備虎狼。不由暗想。道。可見是北方地面。多有野獸。這還是平川所在。業已如此。想那縵山中。更不消說。此去往遊時。倒要小心一二。一時間思潮起落。只管睡不去。却聞那傅媽媽。從睡夢中。不斷的咬牙讕語。少時。忽大罵道。挨刀的。傷天害理。只管向各處去作踐人。早晚叫你真變成禽獸胚子。才顯得老天的報應哩。讕語間。嗽了兩聲。又復鼾聲大作。公子聽了。頗覺好笑。逡巡間。收攝神思。恰待入夢。說也不信。却忽聞遠遠。斷續狼嗥。直奔向院後而來。這一來。慌得公子。趕忙跳起。先取寶劍。佩在身邊。側耳聽時。却又嗥聲頓止。只微聞院後牆邊。撲通一聲。似乎是狼跳入院。須臾。那婦人却喊了一聲。公子暗道不好。這家兒只有婆媳弱息。狼子入院。俺豈可坐視不救。於是一躍出室。三腳兩

步。仍由箭道。趕入後院。瞧時。果見那廠棚邊。似乎是黑魃魃的蹲着一個物件。於是公子挺起劍鋒。悄悄躡去。向那黑物。唵一聲刺將去。那知登時劍沒至柄。倒將自己手腕。扎得生痛。從星月光中。仔細一瞧。那裏是甚麼狼子。却是方才那婦人所燒。賸的一堆柴草。上面却蒙着一條褲子。這時那西廂牕上。燈光明亮。公子至此。不由好笑。暗想狼子或未入院。人家寡婦家。夜深操作。還未熄燈。自己沒來由。站在這裏。却有些不大彷彿。想至此。正要悄悄轉身。不好了。忽聞西廂內。咕唧咕噉。咀嚼得一片聲響。並似有蹄爪蹬地之聲。公子大駭。以爲是狼已入室。忙跑向西廂前。推門入去。先揭起簾兒。向裏問張時。不由怒從心上起。原來裏間內。果有一頭長大青狼。正在榻沿上。用前兩爪。按定那婦人。似乎是低頭咀嚼。一面價掀起後胯。拖着條長尾巴。只管顛聳。似乎是咀嚼得味得意一般。但是那婦人。却玉股雙分。高高舉起。晃動得兩支脚兒。却搭向那狼肩背之間。時或一聳。似乎是被咬痛楚之狀。這時那咕唧之聲。越法熱鬧。當時公子。驚怒之下。也不暇細爲審視。提起寶劍。方要去斫。只見那狼忽的全身撲下。將個後胯。也緊緊的擠在榻沿上。一條尾巴。拖得筆直。竟自人立起。

來。這還不算。並且回過一爪。捉住婦人一支小脚。只管把握。瞧得公子。登時怔住。正暗想這狼子有些蹊蹺之間。忽聞那婦人顫篤篤的長出一口氣。接着便罵道。你這強盜。在西村作孽。還不夠。却又來找尋老娘。說着一掙身兒。閃得那狼退後兩步。一轉身兒。這時公子望得分明。越法駭怒。便想捉住那狼。且問個分曉。原來這時室內。那裏有甚麼青狼。只有婦人光溜溜的仰臥在榻沿上。並那個搶鷄子吃的短衣漢子。披了件帶頭爪的全身狼皮。赤着下體。山精似站在榻前。拖着個粗大大的物件。還似乎不夠本哩。當時公子一來輕視那漢子。二來恐劍傷他。不便詢問。便索性將劍歸鞘。提拳奔去。那知那漢子也自不弱。便喝聲來得好。忙起左手。格開來拳。右手起處。便是個黑虎掏心式。直向公子當胸打來。公子一翻身。接住來腕。剛伸左手。想抓那狼皮時。那知那婦人猛驚之下。却從榻沿。顛滾於地。公子手到之際。恰值他尊臀高聳。公子手所觸處。但覺冷滑噴噴的。便順手向他臀片上一抹之間。這裏那男子。一抖狼皮。颯一聲。跳上高桌。拍一脚。踹開牕戶。聳身便出。好公子。真是慣家。就恐他藏有暗算。便從案上。提起茶壺。先飛將出去。隨後用一個燕子穿簾式。斜身

一掠飛向院中。兩足落地。方聞得那茶壺拍噉一聲。摔個粉碎。接着便有塊拳大石頭。劈面打來。公子忙閃。那石塊却中大樹。一個反激勢。又打向柴堆之間。却聞得傅媽媽在正室中喊道。媳婦哇。你又合他強掙怎的。人家幫大勢橫。休說咱寡婦人家。便是官府。也只好看他橫行霸道哩。說話間。窸窣有聲。似乎是穿衣起來。這時那漢子。早甩掉狼皮。赤體揮拳。踴躍而上。拳脚到處。倒也十分兇猛。公子轉怒。便放開手脚。縱橫打入。原想是揪住他。詢問裝狼行淫之故。那知那漢子。拳法頗精。竟自旋風似揮。揮霍霍。展眼間。合公子來往數合。忽的一緊拳勢。並罵道。你這廝竟敢撥撩老子。想是俺們的對頭到了。咱兩個且小幹着。早晚叫你們。曉得俺們的利害哩。公子聽了。也不曉得他噪的是甚麼。彼此一路盤旋。堪堪的打到後牆邊。這時那漢子。猛氣已洩。業已招架不得。便向公子虛晃一掌。回身便跑。一溜烟似躍落牆外。這裏公子。喝聲那裏走。剛挫身形。還未躍起。却被一人從後面抱住腿子。一面吵道。俺媳婦百依百隨的。由你擺佈。你還要追打的他。跳牆爬寨。豁着俺一條老命。合你拚了吧。公子聽得是傅媽媽料他是誤會。忙連喊是我之間。却聽得牆外那漢大叫道。老子

裝狼口女人。干你鳥事。你這廝是好些的。不要走。咱們是回頭再見。說着。一路飛跑。早已去遠。公子這時。既被傅媽媽纏住。又想起傅青主切戒過用氣力的話。於是便止步不追。却合傅媽媽慫向前院客室。一說自己方才所見。並詢那裝狼的漢子。是甚等之人。竟敢如此胡爲。傅媽媽歎道。說起此事來。真叫人又羞又恨。便是近些日。俺這遠近村裏。大家只管吵有惡狼。便鳴金放炮的。夜夜防備。客官你想。俺家只有兩個婦人家。自然更爲害怕。偏偏的有一夜間。一頭青狼。直跳進來。俺媳婦。當時嚇昏。及至醒來。已被那廝沾污了去。從此那廝。時時來攪。昨晚那廝說。又相中了西村裏宋家女兒。今晚是不向俺家來的。不想他忽又撞來。驚了客官。那廝自稱爲飛天蛇。並說他有大幫的人。有的屯聚着。有的散向各處。真是奸淫搶掠。竟作些無法無天的事。所以俺們。只得被他欺負。公子怒道。不想此地。竟有如此惡匪。可惜俺行路匆匆。不然。俺倒要訪明底細。也與地方上除却患害。傅媽媽驚道。客官你雖有本領。却不要惹事吧。那飛天蛇。說得兇哩。他說他是甚麼紅幫中人。還有個大頭子。現在左近甚麼山中。便如山大王一般。好不兇實。行路人。少生事。是正經。客官且歇息。早

早上路方好。倘若那飛天蛇，真個約人尋你來，怕不連俺們都要晦氣。不提傅媽媽太息，慙出自去。瞧那婦人，且說公子。當時解下佩劍和衣就寢，只覺兩臂軟佯佯的。想是元氣未復，又思忖甚麼紅幫，或就是尹叟說的紅幫之類。看來全是幫匪作怪。那裏是道途間有甚虎狼（反振下文）暗笑之下，也便沉沉睡去。次日謝別過傅媽媽，結束登程。一路上，只覺得精神欠健，暗想道：虧得昨夜不曾窮追那廝。傅先生之話不錯，真是元氣未復，不可過用氣力哩。於是放慢脚步，從容行去。只見道途間，坡坨叢灌，間以沙石，並有平岡小阜，迤邐相屬，似乎已近山麓。遙望那縹山，山色越法的空翠，遠涵照人眉宇，約模慙過四十多里。業已日色將午，却見前途六七里外，拱起一座巖巖山岡，雖不比縹山氣象，却也爭雄負勢。瞧那透迤之狀，似乎是由縹山披下來的一股山脈，問起居人來，方知那岡名響楓岡，因為岡上楓樹最多。每值大風起，聲如潮湧，過得岡不遠，便是茅家鋪的大村，聚居民繁盛，頗有旅店。已近縹山脚下，往來遊山的人，都向那裏落腳，為的是一切方便。當時公子聽了，本想過得岡去，再為落店午尖，以便遊山。那知沒慙過里把地，只覺肚裏泛上餓來，正在望着

前面不遠一處小村兒。足下趑趄。却聞背後人語道。喂。老二呀。咱在前面村裏喝兩盅壯壯膽。再過岡吧。一人笑道。你沒得說。大天白日。有的是搭幫行客。用不着壯甚麼胆子。自是你饑癆發作。想吃好酒罷了。本來那村裏十里香的酒。端的可口。過得岡去。是沒得那等酒吃的。既如此。咱就快走。我的請兒如何。先語的那人笑道。甚麼話呢。咱兩個都是苦哈哈。如何倒破費你。咱是各拿酒錢。各治饑嘴。煞煞饑勁。也就是咧。須知酒要少吃。還須過岡哩。那一人道。不必嘮叨。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裏管得許多。說話間。連臂慙過兩人。一逕的直奔前面那小村。公子望時。却是兩個小販模樣的人。當時公子見了。不覺頓觸酒興。又想既是好酒。定能增力益氣。且沽飲幾杯。再過岡。倒也甚好。於是跟了兩人。慙向那小村兒。方到得村頭。却又見有兩個少年。由岔道上。說笑而來。前一個。生得矮身量。五短身材。腫眉塌眼。模糊兩眼。似乎是失眠的神氣。後一個。生得黑瘦瘦的。疙疸眉。鮮眼睛。狠透着伶俐。脰膊上却架着大屎鷹。兩人一色的敞披大衫。穿一身土色短衣褲。脚下是鈎尖酒鞋。前一個。一面走。一面呵欠。後一個便笑道。你這沒出息的貨。昨夜裏定是去擄小娘兒。不消說是

沒命的胡鬧。所以這當兒還如此憊懶。前一個笑道。別提咧。老哥哥就是不好酒。字底下那字兒。皆因無端的被人攪了半夜。錢也沒贏成。覺也沒睡好。這才冤枉冤哉。哩。少時歇脚。俺再告訴你吧。說話間。掉臂撞過。慌得公子忙一閃身。再望那兩個小販時。業已沒入村樹深處。影兒不見。公子只得略辨方向。自行入村。一路留神。只見街坊上。望衡對宇。都是些住戶人家。又當歇午的時光。十分靜悄。只有人家檐下的睡狗。聽得人脚步響動。抬頭望望。仍然去睡他的。並時有午鷄啼聲。從人家籬落裏。拍拍的直鼓翅膊。幽靜之狀如畫。將寫搖山撼岳之奇文。先寫幽趣以襯之妙絕。公子蹙過一回。不見店道。却聞得偏西向。有拍拍打稻之聲。正在四顧徘徊。恰見從一家門內。跳出幾個放學的學生。一路躍舞。耍得書包兒毬兒一般。公子便過去。拖住一個。笑道。小哥。我且問你。此間可有吃酒的店道。那學生一面掙脫。一面道。你這人。又不瞎眼睛。怎麼連酒招都瞧不見。說着。向偏西一指。一路橫跳。當即遂隊而去。這裏公子向偏西望時。果見從綠樹濃陰裏。微露一角酒帘。及至奔向那裏一瞧。不由心目開豁。原來那所在。無多人家。樹木甚茂。一帶槿籬。中有高高的一區茅

屋屋後面却是一片稻場，趁着四圍的山光輝映，儘有野趣。那槿籬前，松棚酒帘下，正有個老店翁，坐在矮橙上，低頭打盹，張着嘴，口涎拖下，沾得頰鬚上一顆顆露珠一般。又有一羣雛鷄兒，啾啾着，就店翁脚下亂刨浮土。有的鼓翼跂脚，直跳到店翁脚上。但是那店翁，殊不覺得一顆頭直管下低，招得公子，頗覺好笑，蹙向他背後，瞧那棚兒內茅屋上，還掛一塊匾額，上寫十里居三字，公子見了，正在暗想這酒店名兒，起得倒也雅致的當兒，恰好一支鷄子，望見店翁鬚上所沾的口涎，飛起便啄，招得公子哈哈一笑。（幽細之甚）這一來，驚起店翁，回身望見公子，便笑嘻嘻趕散鷄子，說出一席話來，正是。

汗漫遊踪好。青帘入望遙。但觀題額字。酒思已如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十里居略聞紅帮迹

深溪虎引出打稻譌

且說那店翁回身。忽見公子。便笑道。客官敢是歇脚吃酒的麼。俺這裏十里香的酒。是到處聞名。並是神仙古迹。飲得這酒。百病皆除。有句口號。是要過響楓岡。先吃十里香。你老嘗嘗。好體面味道哩。公子笑道。正是哩。你這裏可還帶賣飯食麼。店翁道。買買。酒飯是不分家的。你老只管請用就是。說話間。引公子趲進籬門。只見院宇寬潔。趁着些豆棚瓜架。頗饒野趣。迎面不遠。却是一處穿堂草廳。明牕四啓。裏面設着酒座。却靜悄悄的。沒得客人。望向廳後。還有一處高高的小軒。可以俯瞰牆外。當時公子。進得廳去。檢定座位。就壁角倚了行裝佩劍。當由店翁。先泡上茶來。公子一面吃茶。一面道。店翁。你這裏酒既有名。可有甚麼下酒物麼。店翁陪笑道。好教客官見笑。俺這裏叫十里屯。一來是小村兒。二來地面上。又有些混抄白食的混混們。常來趲脚。所以小老兒不敢準備甚麼肉食等物。不過是青菜豆腐。並鹽滷豆兒等。將就過酒罷了。公子笑道。若這樣。豈不辜負名酒。老人家。咱且商量。你將那籬下的鷄雛兒。殺兩支與我下酒。好麼。店翁笑道。這有甚麼。只要客官多出些價錢。就是。說着。趲

出須臾。取來一角酒。並四個碟兒。公子望時。果是青菜豆腐鹽滷豆等物。那一碟白渣渣的顏色。上有鮮紅的椒絲。公子舉筋。拈起塊入口。却是過夜的餛飩粉。趕忙吐在地下。斟出酒來。昨時。端的是嫩如鵝黃色。香味三者都絕。入口一嘗。却覺得沖虛有餘。甘例不足。因笑道。店翁。你這裏酒雖有名。酒力却薄。店翁笑道。可見客官是初嘗此酒。却不曉得他後勁兒。犯起來兇哩。你老便是極好酒量。吃上兩角。那裏不是正說着。忽聞籬門前。鷄雛驚噪。慌得店翁。連忙跑出。這裏公子。又慢飲了一口酒。方覺得有些意思。忽見籬門外。有支屎鷹。抓着一支鷄子。冲天而起。旋復落下。便有人大笑道。喂。老夥計。這可不是俺們誠心抓鷄吃。活該是俺們的口福。左右這鷄子。已被抓殺。你便作個人情。快整治了來。給大爺們下酒吧。聲盡處。一溜歪斜。蹙進兩人。公子望時。便是方才在村頭所遇的那兩個少年。那矮子手內。還提着一方牛肉。一面走。一面向那瘦子道。咱們今天口福不錯。既賒得哈回回的肉來。却又有這肥鷄子吃。說話間。兩人蹙入廳。先瞞了公子一眼。即便就正中座兒上。相與落坐。那瘦子見座旁柱上。有個長釘。便將那屎鷹。置在釘上。那矮子一伸懶腰。方將牛肉置在櫟

上恰好店翁攢着眉頭先取了兩角酒來。却被那矮子劈手奪過道：「喂！老夥計這且不忙。你且將牛肉多加葱蒜給我醬炙了。把來下酒說着。提起肉向店翁劈面一悠。慌得店翁忙接過道：「不成功的。俺這裏單鍋小灶炙不得肉。你們白白鬧支鷄子。也就是咧。如何又弄花樣。那瘦子一瞪眼睛道：「怎麼你問問俺們這行人。曾白吃過那個大爺有錢。你敢說不賣酒麼。那店翁聽了。恨恨提肉撻去之間。這裏矮子却向椅上一仰。合着眼子道：「真有了你的。你的錢敢好還沒鑄出哩。你且別來攪等我養養神。告訴你夜來的笑話。瘦子聽了。頸兒一縮。却向那屎鷹打了兩個口哨。一時間靜默下來。這裏公子慢飲過兩杯。正聽得院後稻場中有婦孺笑語之聲。頗有野趣。忽聞那瘦子小語道：「老夥計快不要聲喚。你只攔在棧上就是。公子望時却是店翁已將一盤肥鷄子置向瘦子面前。慌得瘦子眼張失落。一面臊着盹睡的矮子。一面撮過盤大口價直喝肥汁。招得公子正在暗笑。却聞廳外有人道：「店翁在麼。快與俺們來兩角酒。俺吃過還過岡哩。聲盡處。慙進兩人。公子望時却是那會子所見的那兩個小販。一逕的就靠柱座上落坐。慌得店翁忙去照應之間。這裏瘦子一面大嚼。作得

意之狀。一面却哧哧的吹那熱汁。不隄防熱氣沖起。那矮子一個呵噓。睜眼來。便嚷道。哈哈。你這可是被窩裏放屁。要吃獨食咧。於是揉揉倦眼。彼此一笑。即便各自動手。杯筋亂響的鬧過一陣。矮子却笑道。老兄弟。你道我爲甚失眠。你再也想不到。俺昨夜却被飛天蛇那色鬼攪了半夜。公子聽了。連忙停杯傾耳。瘦子便笑道。怎麼。莫非他又拉你頑錢去來。矮子笑道。頑錢是常事。那算攪麼。說起此事。也詫異。不知從那裏撞來個愣爹。愣敢插脰撥撩。咱們這行人。據他（指飛天蛇）說起來。那愣爹。真還了得。一頓拳頭。竟打的他走頭無路。你道是怎麼回事。便是昨晚。上他在傅家。按着那雌兒。正在快活。到吃緊當兒。不料闖進一人。揮拳便打。直打的他越牆溜掉。於是他氣不出。便登時尋見我。要約着趙鐵腿。合王二愣。同去找面子。瘦子聽了。從鼻孔中一笑。道。髓髒事。本來該挨打。你真個同他去來麼。矮子聳肩道。我好傻哩。但是當時。面子擠住。能說不去麼。那時。我正在賭場上。頑得高興。說不得。只得跟他就走。不想天湊人願。兩處撲空。趙鐵腿。是被咱頭兒叫了去。準備料理響泉鬧那件事去了。及至到得王二愣家。越法好笑。喂。老兄弟。王二愣的老婆。你大概是曉得的。

瘦子笑道。那是自然。那老婆騷騷的模樣。水水的性子。本來怪好的。不過俺這兩年。改邪歸正。不去兜搭他罷了。你提他怎的。矮子道。當時飛天蛇尋不着趙鐵腿。正沒好氣。於是奔上去。擂鼓似的一叩門。偏偏裏面沒人答腔。急得他正在蹀脚。嘩拉聲。門兒一開。閃得他一頭撞去。却被一人一把揪住。便罵道。你這天殺的王八。撩夠了脚子。就該死在外面。如何又來找尋老娘。你不用覺着你有現成的和事老兒。等我給你揪掉再說。於是不容分說。向他胯下便掏。虧得我趕上前。連忙拉開那人。定睛一瞧。却笑的拍手打掌。原來那人便是王二愕的老婆。及至飛天蛇問起王二愕來。方知他兩口兒。旁晚時光。因口角打了一架。王二愕氣的躲出。不知鑽向那裏去。當時飛天蛇。見沒得帮手。只得向我白瞪了一會子。彼此散掉。所以昨夜裏鬧的我失眠落魄。公子聽了。正在恍然。那飛天蛇再到傅家之故。只見那瘦子。沉吟道。此事也透着異樣。那個愕爹。他是甚等人。他竟敢惹咱們這行人。便是瓦礫。也有個耳朵。難道他不曉得這塊土。是咱們的世界麼。我想他不是外鄉過路的生虎兒。巧咧。便是東峯那裏的人。特的來挑撥咱們的火兒。本來近些日。彼此正準備響泉鬧那。

件事大家都擠兌火頭哩。公子聽了。雖料到這兩少年也是甚麼紅幫中人。却不解所謂正在銜杯怙愒。只見那矮子歎道。無怪人家東峯人們就像抓住理似的。只管瞧咱們不着。合咱們過意不去。你瞧瞧咱們的人。大半像飛天蛇似的。到處任意胡鬧。只瞞了咱頭子。要說咱頭子。真是響噹噹的好漢。就是御下不嚴。聽人煽惑。只管合東峯人們作對頭。鬧來鬧去。彼此的火頭兒。越鬧越大。如今眼看着就要發作響泉鬧那件事了。偏偏飛天蛇。又鬧了這麼一檔子。這才給人丟臉哩。瘦子笑道。管他哩。橫豎咱們是稀鬆平常的小卒角色。頭子站不牢。大家散火來來。且鬧一盅吧。說着。又是一陣價杯筋齊舉。這裏公子。一面端相兩少年。心下沉吟。一面想喚店翁。端取鷄子時。只聽撲喳一聲。接着靠柱邊有人跳起來。罵道。是那個沒人樣的。弄個大雀子。不攔在他婆娘海子裏。却拉你老子一頭屎。公子忙望時。只見靠柱下。一個小販。一面直抹頭上的鷹屎。一面望着釘上那鷹。就想抓打。那瘦子見了。却如沒事人一般。却咕起眼兒道。活該你頭上着屎。太爺那鷹。却沒攔在你頭上。是你瞎了眼。鑽在鷹屁股下。他不癩你。癩鳥不成。那小販越怒道。你這厮。還要辨理。你這樣發橫。

難道你是西峯那裏下來的人麼（隱約下文有匣劍帷燈之致）瘦子聽了不由一擗鼻頭。合那矮子鼓掌大笑。這一來不打緊。登時將兩小販嚇得黃了臉兒。便忙向兩少年拱手陪笑。謝罪不遑。望得公子正在越法不解。便聞店翁在穿堂後門邊喚道。客官且來坐這處雅座吧。說着。蹩進來。從壁角下取了公子的行裝佩劍。一逕的引公子到後院小閣上。坐下來。公子瞧那檨上。早已鷄酒停當。命店翁支開閣後牕望時。不由心目豁然。只見院後牆外。便是寬宕宕一片稻場。四外是人家映帶。竹樹蔚然。更有遠遠的一曲溪流。點綴景色。再瞧那響楓岡一片遠景。雲氣蒼茫（隱有山君在）好不有趣。這時店翁一面料理坐位。一面小語道。客官。咱是好鞋不沾臭狗屎。合他們（指兩少年）同坐怎的。公子聽了。正要答語。却聞那瘦子喚道。老夥計。你將那牛肉。給俺們收好。明天再來吃。今天這酒賬算我的。俺們這就過岡去咧。說話間。脚步亂響。似乎合兩小販一同蹩去。這裏店翁傾耳良久。方唾道。賬算你的。只好給你寫到水瓢把上吧。俺但盼你到岡上。遇着那話兒。一口咬你兩段纔好哩。因向公子道。客官。你不曉得。這班人們。仗着人多勢衆。到處白吃嚼。小老兒惹不

起他。只好白填搦他。公子道。俺方才聽他們話前話後。莫非他們是甚麼紅帮中人。麼店翁道。正是哩。客官且請用酒。等我且取些牛肉來吃吃。反正他們是白抄來的。咱吃些。還給他減罪過哩。於是含笑盪去。須臾。端到一盤噴香稀爛的黃悶牛肉。公子因連日奔走。通沒好生用飯。今見酒馨肉爛。不由欣然。因自酌一杯。隨手斟與店翁一大杯。道。老人家。你忙碌半晌。且陪俺吃兩杯去。我且問你。這酒雖是不錯。怎麼還是神仙古迹呢。慌得店翁一面捧杯就坐。一面笑道。呵呀。這可了不得。如今禮從外來。俺作主人的。倒打攪客人咧。只這一杯。怕不鬧的我前仰後台。（謂醉也。）當初一日。俺這村中。都吃的是苦井水。只有遠村中某處。有一眼甜水井。那時俺村中。有個叫王老呆的。連老婆都不娶。只是與人傭工。養活他的老娘。後來他老娘得了個病渴的症。苦水入口便吐。老呆便日日從遠村担一桶甜水來。孝敬老娘。但是每担至本村頭上。便有個藍襖老道。前來乞飲。如此的年把光景。老呆殊不厭煩。一日。老呆見老道飲水。不覺咳聲歎氣。老道便道。你莫非厭我吃水麼。老呆道。不是的。皆因我日日去担水。曠了工夫。那主人家。想辭掉我不用。我想起老娘的衣食來。所以

歎氣。老道道：「這不打緊。俺憐你一片孝心，能將那甜水井移到你家。你既不担水曠功，那主人家便仍然用你了。」老呆聽了，以爲是戲語，也沒在意。那知回到家下，果見後園中湧出一眼甘泉，嘗那水味，竟與遠村的甜水無異。並且另有香冽之味。當時老呆正在駭詫，恰好那老道不知從那裏吃得爛醉，撞將來。一見老呆，便笑道：「你今有此甘泉，便吃著不盡，不必去傭工孝母了。只須賣水爲生便好。你不信時，且瞧我變化此水。」說着，向泉中探喉便吐，淋漓狼藉，鬧得老呆正在頓足可惜。但見泉中酒霧沖起，有似白雲。一時間遮了老道，竟自不見。及至霧散，瞧時仍是碧清的一眼甘泉。取水再嘗，却多了些酒味。於是老呆方悟那老道是個仙人。從此以那甘泉釀酒，十分香冽，所以而今這十里香，還名聞遠近。您說不是神仙古迹麼？公子聽了，不由大笑。即便連舉兩杯。店翁驚道：「這酒不是這等吃法。須防吃多了，要醉倒的。並且客官飯後過岡，更須少吃哩。」說着，拿起酒壺，就要撻去。却被公子按住道：「老人家，你不要管。難道你開店，還怕大肚漢麼？此酒味淡，不會醉人的。你只快取酒來。俺壯壯氣力，也就過岡了。」店翁道：「那麼你再吃一角酒，多了，是要醉的。不提店翁一面嘮叨，一

面又取來一角酒。且說公子當時獨坐舉杯。臨牕四望。只見那響楓岡。烟嵐樹木。蒼翠如畫。雖不及那遠遠的緱山氣象。涵蓋一切。却也負勢爭雄。自成格局。公子欣賞不足。只顧吃得口滑。並且風景觸目。一時間鉤起許多心事。自顧一身亡命。天意蒼茫。國既不國。家亦無家。來日大難。殷憂方始。同心死友。既各散迹離羣。燕筑吳簫。又復側身靡所。想至此。不由酒懷浩浩。只顧高瞻遠矚。對着滿目山川。臨風長嘯起來。那一角酒。不覺斯須而盡。要說這長嘯之法。最能舒懷解鬱。所以古來高人逸士。如孫登阮藉之流。往往以善嘯得名。嘯有章法。便如詞曲一闋一般。古人所傳嘯的章法。有水龍吟。枯木鶯。武溪月。深溪虎。諸名。大抵都是蒼涼悲壯的聲韻。足使聞者迴腸宕氣。當時公子。嘯興大作。不由手舉空壺。一面叩案。聲節。一面手舞足蹈。少時嘯起。深溪虎的章法。這章法。共有三折。都是曼聲激楚的音調。公子嘯到第三折上。提起中氣。一氣兒嚙喉促響。直鬧得清風四起。梁塵簌簌。便如見山中草木。蕭颯有聲。裏面真有個吊睛白額的大蟲。這一來。招得院牆外稻場內許多的婦孺。都攔下打稻叉棒。光着眼。向閣上亂望。正這當兒。不隄防公子舌尖。猛的起個霹靂。嚇得衆婦

孺。一陣亂跑。其中有個歪髻小女孩。因跑慌。却絆住一個穿青衣婦人的脚兒。兩人
啼了一聲。一齊跌倒。公子望兒。正在拋壺大笑。却聞店翁在閣門邊道。呵呀。了不得。
俺還以爲是閣上又來了大帮的客人。所以如此烏亂。原來還是您一個人兒。如今
您將要吃醉。這酒快端回去吧。公子望時。只見店翁又取到兩角酒。正要轉身。去
於是公子。踉跟趕去。奪過那酒。重復入座。一時間。酒興淋漓。那裏還顧店翁囑咐少
吃的話。當時。一杯復一杯。只覺得沖淡可口。殊無醉意。兩角酒既盡。那裏肯便罷。自
到酒灶下去瞧時。恰好店翁。沒在那裏。却有個鬼臉青的小罈兒。放在灶邊。裏面還
有半罈酒。公子大悅。一逕的撮入閣中。吃了一回。倒覺精神倍長。正在怡然自得。只
見稻場中那歪髻女孩。向那青衣婦人道。嫂。你瞧閣上那烏漢子。恨虎似的。亂叫
亂唱。倒嚇人一跳。還不如你唱的打稻歌兒有趣哩。如今我與你拍着板兒。咱也唱
回嚇嚇他。你道好麼。這時。那青衣婦人。正背着臉兒。略低髻子。似乎是整理鞋脚。因
笑道。憨妮子。別發瘋。咧。大天白日。哼。唧。唧。的。甚麼意思。女孩道。奇哩。難遇你哼。哼
唧。唧。有時刻的。總須夜晚了。鑽在被窩中。那麼只好俺哥子聽你哼。唧。了。你不唱。我

唱。這有甚麼沒意思呢。說着便拍掌按節搖頭晃腦的唱道。

太陽落處西山紅。二郎担山快如風。雖然腳快趕不上。那裏有光華復

旦日再中。

公子聽了。不知怎的。便如被人兜心一拳。悚然吃驚。登時觸起虞淵墮日之痛。一時間。百感交集。那裏捺得住鬱勃酒懷。於是索性舉起罈兒。咕嘟。咕嘟。便是一氣。招得稻場中衆婦孺。一面交頭接耳。一面向公子微微含笑之間。那青衣婦人。却笑道。你這妮子。倒招的我喉嚨作痒起來。你且聽吧。這裏公子放下酒罈。正在目視佩劍。雙眉軒動。那婦人却低鬟障袖。一面用腳兒踏節。頓開響亮亮嬌喉。曼聲唱道。

小大姐。手兒巧。頂針續線補破襖。一補窟窿縮。再補窟窿小。窟窿

三補剛要完。味拉一聲扯壞了。大姐大姐汝莫羞。窟窿太大難補好。

大姐聽說紅了臉。不怕窟窿大。只怕手不巧。女媧娘娘能補天。何況

這件破花襖。窟窿窟窿任你大。憑奴巧手去補好。

公子聽了。又是悚然一驚。猛觸起自己奔走國難之事。正在霍的站起。想要拔劍起

舞。只見衆婦孺拍手笑道。某嫂兒如此說。你倒是會補破襖的巧大姐咧。怪不得你們當家的一時也離不得你哩。婦人聽了。還未答語。那女孩却湊向他背後。向衆人笑道。甚麼巧大姐呀。他只管噪窟窿襖。說不定他褲兜裏還有個大窟窿哩。說着兩手一扳。撒脚便跑。那婦人不會防備。登時兩脚一揚。往後便倒。趕忙爬起來。面向小閣。抿抿鬚角。罵得一聲死妮子。張得衆人正在都笑。這裏公子定睛一望那婦人。不由又猛起一種奇感。正是。

落落孤踪。茫茫別緒。對酒懷人。情何能已。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英雄走國記續編

第三集上

二二八

